

懺悔

托爾斯泰著



懺悔

托爾斯泰著

墨枚九
池合譯

第一章

我是東正教「俄國國教中國叫東正教」裏一位受過教育受過洗禮的教友、當我小孩時、就受了那教育、當青年時、就學了那些儀式了。及我十八歲、離了學校、就把我被教過的一切迷信完棄絕了。現在就我所記憶的東西、一一審察、我決沒有一件嚴重的信仰、那定規是從塾師和家庭教育來的、並且那信仰還沒有堅固的基礎。

會記得我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個童子、現在已經死了、他的名字叫拉的木耳、是高等預備學校裏一位學生、他同我們過了一個主日、給我們帶來了一張新聞、是高等學院最近印出來的、上說沒有上帝、並且我們對於一切事物所受的教育僅是一種發明（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我記得我的長兄們對於這新聞紙、都很有興味、我准加入了他們的討論、我們都

熱心承認這理論、彷彿有些特別的引力和近乎完全的真理、我又記得我長兄地米利那時是在大學校裏、他心中受了「八」然的感激、他就捨身於一個熱烈的信仰、到會堂服役、禁食。且去渡一個清潔道德的生活、我們大家、和些個比我們年長的人、常常的嘲笑他、因為有些個不可思議的理由、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那亞、我記着克撒學校裏有一個人名叫摩新浦、他是那學中的主事、他約請我們去打球、又盡力的勸我的長兄、我長兄拒絕了他的約請、並且笑着說就是大衛王在那「約櫃」前跳舞也是不去的。

那時我表同情於我長兄們的那些譏笑事、到結論的時候、我就離開他們了、因為我定要學我的問答功課、還要到會堂裏去靜思、但是也不要想我對於宗教上的義務、更加謹嚴。我又記得、我讀福祿特爾的時候（即法國著作家生于1694至1778）我是很年輕的、我曉得他的那嘲笑歌詠的音調、使人快活不至於討厭。當讀這書的時候、在我心中所有的信仰漸漸的就疎遠了、若常常的讀這書、在同一社會的有地位和有教育的人心中、也都漸漸的離了那信仰。依我觀石、這背教的一大部分、照下面情形是前進的、人的生命像他人生命一樣、他

們生命是被人引導的、不是被教訓他們的、那些信心主義引導的、但是被那些反對的、主義引導的、信仰在人的生命、沒有什麼勢力、在人羣聯屬中間、也沒有什麼勢力、在別的、沒有生命的區域裏、那信仰是被放逐的、若這兩件事（生命和信仰）時常的接觸、信仰只是一個外表的現象、不是生命的一個緊要的部分。

按人的生命和行爲、那過去同目前情形、是不能知道他是信者、或者不是信者、若是公然認東正教的人、和反對東正教的人中間、有了分別、這分別一定依着前者的便利、那公然認東正教的人、大概是愚而好自用的人、和嚴品的人、及尊重自己利益的人、聰明、正直、光明、有良心的人、和有道德的人、常在不信東正教的人裏邊、遇見他們的、一位小學生學了問答書以後、就入了教會、由成人再要求領聖餐的證書、屬於我們階級的一個人、雖然、他也不去學校、在公共服役的規條中、也不被限制、他可以過活好多年、從前這事情更多、曾記得他在基督教裏、也不管些事、他自稱是一位東正教會員。

古代宗教的勢力、但是倚賴權力扶助的、到現在新時代、智識和實驗下邊漸漸的有消滅的

樣子了、因爲近代的智識和經驗都是反背一切原理的、並且一位人有多年的信仰、而他的信心仍然是完全的、一面在他的心中時常沒存一點微塵。

於一位精巧誠實的人名叫 S 他一次對我說、他怎樣停止了他的信仰。

二十年前、他是一位獵人、當他臥下歇着、以先、按他幼年的規矩、先跪下禱告、他的長兄也是一位獵人、也躺在草上看着他。當 S 禱告完了的時候、就預備臥下睡覺、他長兄對他說、「阿、你還接着進行麼。」在他們中間再沒經過別的事體、但自那日 S 就止住禱告了、並且也不到教堂了。三十年間 S 沒有說禱告的話、也沒有領聖餐、也沒有進會堂、不是因爲他得了他長兄的辯證、並且不曉得那些事體、也不是他自己有甚麼論斷、但因爲他長兄對他說的話、好像拿一個指頭撞牆、預備用全力將他推倒似的、這些事體給他證明他所信仰是空的、並知道他說每一句話、畫一個聖號、時常低首去禱告、他的行爲、都是無意識的。當他見一次承認他所作的一切都是無意思的時候、他不能不停止了。所以我信大多數的人都

是這樣的。

我論我們階級的人這般人他們自己都是真的，不像那一類的人把宗教作為一種獲取現時利益的手段，這些人「實在是完全不信者，因為信心者不討世上的利益，若討世上的利益就沒有一點信心」我們階級的人是在下邊的地位中的，「活潑生命的真智識和經驗已經打破了，那世人建設的假信條，而且他們留心考察這些信條，或是掃清上面的殘跡，或是他們無心存留下些破壞的工作。」

那信條從我幼稚的時候就印在我心中了，和別人心中的也是一樣，到後來就漸漸不見了，但微有些差別，因我十五歲的時候就讀哲學書，我自覺着不信那信條了，從我十六歲的時候，我就停止了禱告，靠着自信把會堂服投、禁食等的事全停止了，我喜滋滋我幼稚時候所信的了，但我茫然有一個信仰，可是也不想能夠切實的說明他，我信有一位上帝，或說是我不反對上帝的存在，也行，惟獨論及那天然神性的事體，我不能夠講說明白，我也不反對基督，也不反對他的教理，但是那教理中包含的東西我不能說出。

當我想過了，我看清我所信的一切了，因為那個信仰是人性與獸性的分別，管轄我們生命

的是一個完全能有的信仰、信仰的本來是什麼、他的結果是什麼、我是不能說的。我努力要達到那完全學識將來可以給我的生命一個機會、把我的學問、纔能擴充到各方面、我盡力強我的意志、我自己定些規矩使我自己遵守、我又極力發達我的體力、靠着種種的訓練、增加我的力量和技能、爲的是使我自己能習慣的忍耐作事、並且我甘心要受那些艱難、和經歷的那些困苦。我看這一切、都是要達到完全目的、所必需的事體。第一我自然看完全那道德是最主要的目的了。但是不久我又把思想變到一個普通完全的觀念上面。換一句話講、我不但願意在我自己眼中或上帝的眼中看着好些、並願意在一切人的眼前都看着好些纔行。這個感想不久又變別的方向去了、就是慾望勝過了一切的力量、因爲我自己要得一項大部分的名譽、和社會的地位、及資財。

第二章

我將要論我一生的歷史、又詳細細論及我青年時候的悲憤、和些個意外教訓的事。有些人一定也和我所經過的一樣、我實願意我自己爲一位良善貞潔的人、但我年輕我有情慾、

我想求道德、總是孤立無助的、我時常想說明我心中希望着一個真實道德的生活、我常遇着人的侮辱和嘲笑、但是我即刻順着最底的情慾去走、我就被人稱讚誇獎了、我看出那野心、爭權、奪利、好色、驕傲、怒恨、復仇、種種都能得最高的名譽、我又順着那些情慾走、我就如同成了我長兄一樣、我覺着我的四繞一切的情慾都滿足了。我的有仁慈的孀母、他是一位誠實溫良的婦人對我說、有一件事、他願意我作的、就是同一位婦人私通、他爲我造特別的幸福、也願意我爲一位副官、能陪伴那皇帝、他又爲我想了一切最大的幸福、就是使我找一位有資財的妻子、那妻子可以給我帶來他的嫁裝、和好多的奴僕、

我現在提起些這事體來、不能不動一個驚駭和嫌惡的悲感。我在戰爭中把人殺死、因爭鬥殺了許多人、我打牌又失了許多的好光陰、從農人的血汗強迫取了來的物質、我也消費了。我也虐待過比我年輕的、又同許多的淫蕩婦女常常的做蕩並且欺騙衆人。謊言、強奪、各樣的姦淫、醉酒、凶惡和殺人、我都犯過了、沒有一樣沒有犯過的。雖然我的同人們尚且說、我是一位有道德的人也不少。我在社會上這樣的遇活了有十年的工夫。

當那時候，我就描寫出來，那虛空、好勝和傲驕的事情。我後來選了一個著作家的位置，同別人一樣的。我著那書，是沽名釣譽、和得金錢。我不能不隱藏起好東西來並在壞東西的前面屈服了。當我寫的時候，我常常的與我的腦筋戰鬪，或隱藏在那種種的假面具下面。或是對於生活的真問題，歡喜做些較好的希望，我的目的漸漸的達了，並且也被抬舉起來了，在二十六歲爭戰完了的時候，我就來到了聖彼得堡，在那裏我和當代的著作家作了朋友。我用心悅誠服的態度對待他們。

在我沒有時機觀察環境以先，我所結交的那幾位著作家，他們的偏見和他們普通的人生觀，都成了我自己的了，所以我完全全的把我先前的好生命的努力就終止了，我陷到荒淫無度的裏邊了，下邊的事我在所承認的人生觀裏發見了。我幾位著作的伴侶所取的人生觀，是開發的。開這發中的主要部分，是我們這些思想家演出來的。這幾位在思想家當中占最重要的勢力的，是這些詩人。我們的職業是教訓人類的。要避這天然的問題，就是「我曉什麼，我能教人什麼」這問題中的理論，是包含着公式的，那公式不是要求人曉得的，但

是那思想家和詩人茫茫然教人的。我自己想爲一位出奇的文學家和詩人，因此我就很採用這理論。雖然我是一位思想家和詩人，我所寫的和教人的，我不曉得是什麼。我因做這些事得了許多的錢財，我守着一張華麗的棹子，又有一座好房子，結交了些淫蕩的婦女，很和氣的招待好些朋友，我更得了名譽。於是我教的一切好像都是與人有益的，詩詞中的信心和生命的開發，是真信心，並且我是一位高僧，卜就是一個重要和利益的位置，我久住在信仰中，而且我決不疑惑那真理。

我雖然到這樣生活過了兩年到第二年第三年時候，就疑惑那教理的錯誤，並且嚴密的去查考。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疑惑，實事因爲在那些信教的門徒中間有不合理的事的緣故。有些人宣傳說，他們獨自是善的，而且是有用的導師，別的一切人都是無價值的，但是反對他們的那些人，說起他們來也是一樣，他們互相辯論、爭鬭、詈罵、毀謗、欺騙、索詐起來了。向且在我們中間也有許多的人，他也不明白甚麼是正，甚麼是錯，只顧他們自己的私利。這一切事使我疑惑了，我們信仰的真理。我又對於在文學家裏面的信仰，也疑惑起來了，因此

我就頂嚴密的考查那文學的家領袖的品格和他們的行爲、我自信那著作家們、都是領人、人、不正道生活的、他們的最多數的、都是沒價值的、無獨立人格的、所以他們是依賴人生活的、這些人就是我從前浪費和當兵的時候、交接的那些文妖了、那些人當中有幾個盼望作聖成賢、但是他們覺悟的不澈底、所以他們是有虛名的。

我漸漸的嫌惡人類和我自己咧、我明白了我素日所取的、那信仰是空的、是幻想的、最奇怪的事、就是我看見那信仰的虛假、就捨棄了他、但是不樂意捨去從他得來的那個位置、我還自稱是一位思想家、一個詩人、一個教習、我是單想着我是一個詩人、和思想家、我是教訓人的、但不明白我要教訓人甚麼東西、我在這些同人中間、僅得着了一個新惡習、那新惡習就是把我的驕傲病發達到極點、我因爲施展那莫名其妙的教法的緣故、並且我就墜落到癡狂的地步、我現在記得那時候我自己心中的景况、和他人心中的景况（普通人心中的景况大概相同的）好像是可憐的、是害怕的、是可笑的、又好像經過癡狂院的時候、激起無限難堪的感覺來了、我們都要證明出來、那是應該去說的、寫的、及能夠快印多印的、並證明跟

據着那人類的幸福前進、我們有數百人寫印、和教訓人、還有許多的時候、互相駁論、互相飭責、我們自己覺得甚麼都不曉的。我們生命中問題、最簡單的、什麼是正、什麼是錯、我們都沒有回答、我們進行的討論、也沒有一位人來聽、有時我們對於一件事體、互相鼓動、互相標榜、而且輪流着鼓舞及標榜的、轉過來、我們又互相動怒生氣、簡直的說我們都是描寫癡狂院的活劇、

有數百疲倦的勞動者、他們日夜排字、印刷了數千百真理報紙、佈滿到全俄國的地方、我們還常常的教訓人、不能充分的教訓、因為沒人聽我們、使人憤恨不平、真是一件最稀奇的事體、但現在已證明了。吸收我們一切原理的動機、就是想得錢財、和名譽、要得這的東西、我們除了作書、和作新聞紙沒有別的方法。雖然有時候我們作這樣無益的事、我們還要自信、我們實在是社會中重要人。拿一種特別的理論、證明我們自己的職業也必要的、下邊這是我們採取的論理、什麼事是對了、將那事立時就發表出來、爲的是使人得著新文化、謀進新文化是書和新聞紙的出版所能達到的、我們對於所作的書和新聞紙、是費錢出力的。所以

我們都是很有用有益與公民的。推論的理已完結了，我們也一致了，我們每人所發表的意見立刻互相顯明了，也沒有反對的了，但是當我們容納此理的時候，彼此心中稍有一點懷疑。但是我們完全通過，我們要收入點錢，還要得和我們表同情的那些人稱讚，因此我們都是在權利黨了。現在我明白我們自己在那癲狂院內的人，沒有什麼分別，當那個時候，我茫然猜疑，像一切的瘋子一樣，想除了我以外，別人都是瘋子。

第三章

我在沒有理性中過活了六年，直到我結婚的時候為止。當那時候我是往外國去了。我在亞洲生活上結交了幾位有學問的外國朋友，都證明我信仰那普遍完全的教義。因為我找出同樣理論說服他們。當時多數有教化人裏頭，有一個普通信仰的式子，歸總一句話，就是進步。那句話，我覺的有一個真義，我不明白那個，所以我同別人一樣被那個問題難着了，就是「我怎樣能改良我的生命呢？」當我回答說，我的生命是為進步的，我只重複的回答，好像同一個人在舟中被風浪運到大海裏去。在他有一個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向什麼方向航

行」便答應道：「我們正被運到一個地方去。」

那時我還沒有看見這個、在那僅小的時間、我對於當代普通的迷信、就是教人迷惑一生的、但動了我的感情、激動了我的理性、

當我住在巴黎的時候、一個公共行刑的光景、使我對於進步的迷信、又薄弱了。當我見人頭割離了身體、又聽見頭和身體分別裝入箱中的聲音、我也不用甚麼理性、只用我自身就明白那一切哲學的理論和進步、不能判斷這個事實、或者世上的一切人自創造日起、凡拿什麼理論說這樣事體是必要的、那決不是必要的、那是不好的事體、我所以要判斷什麼正義什麼是必要、不能靠着一般人的所說。所爲的、也不靠進步、但是憑着我心中覺的真理、還有一個例、證明拿進步作爲生命定規的迷信是不合理的。就是我的弟兄的死亡、我兄弟病的時候、還年幼哩、一年的工夫、受了許多的困難、很痛苦的。他是一個有才能、慈心和嚴肅的人、但是他不明白死生是什麼意思。有許多的理論不能答這問題、當他辛苦淹留的時期、我和他都不明白。雖說常常的懷疑、但是很少的、而且也隔的太遠、總而言之、我還在這進步理論

裏過活的，「一切都是開發的，我自己也一樣的開發，而且總有一日撒透了這個。所以然的道理。」我就採取這個公式。

我從外國回來就住在鄉村裏了，我又親自爲農人辦了幾處小學校。這職業特別使我喜樂，因爲這可以免去了我那虛偽的精神，並使我明白在文學經歷中，

我又靠着進步的名詞作了一次，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對於那進步的統系生了批評詢問的精神。我自說那進步常在一個不合理情形中活動，因爲他使那些原人和鄉間的孩童們完全自由選擇，他們所想最良的進步方法，是必要的。我實在還屈服在那分析不可能的問題上邊，卜就是怎樣去教那些不知道怎麼教的東西。在最高文學範圍中，我明白那是不能作的，因爲我見了各人有各人的教法，在教員裏頭，他們還常常的爭論，互相辯別，很難隱藏他們的愚昧。現在我使款待農人的兒童，想着勝過這艱難，就準兒童們學他們所歡喜的東西，我記着的那方法，現在想起來似乎是背謬的，我嘗自己想出來的方法來教人，但是我心裏也曉得我能夠教人的，都是無益的東西，因爲我自己不知道什麼是必要的東西。我在那些

學校裏供了一年職業後，我就又到外國去了，因為考察我現在這些情形下邊，應該怎麼樣的教授。

我信我在外國查考出一個解決法來，而且得了那證明，我回到俄羅斯正是農奴釋放的那年（心獄中有此事）我受鄉長官的職分，或作仲裁人，並且就在那學校裏教那未受教育的平民，我在雜誌中發表了各類教育的事。這些個事似乎是好現狀，但我覺養自己的心不在正式範圍裏，因此一個變遷就來了，若不是有一個新經驗在我生命中允許我平安（就是個家族人的家庭生命）或者我那後十五年個光陰也許被帶到那絕望的境裏去了。有一年裏頭我又盡仲裁人的義務，又作學校中的職員，又作新聞的職業，許多的複雜的事，件幾乎麻煩的要死。我的仲裁是一件不斷的爭端，在學校作了頂少的事，還稍微的清潔點。我的新聞紙積了許多與我反對的意見，一天總是這些事件。雖然我不知道甚麼方法，或道理，尚且還盡力的去教導，所以我就病了，因為心病比較身病還利害，於是我拋去了一切，就去到那野外草場，就呼吸那新鮮的空氣，又喝了牝北馬的乳，過了些禽獸的生活。

在我自野外歸來不久的工夫，我就娶妻了。現在我是完全全的被一個新式的幸福家庭的生命圍住了，使我的心離開了「搜索那生命全體的意思。我的生命潛心在家庭和妻子小孩中了」（因此注意追求維持他們的方法）對於個人的完成事業，會十分奮勉。但是已經挪移到最普遍的進步上邊去，現在又變成努力保護我家庭特別幸福了。這樣又過了十五年。這十五年的中間，雖然我看那著作的職業係一件最瑣碎的事情，尙且我還常常的著書。我經歷那著作家的誘惑，我希望另外的報酬，和對於一個無價值著作的大讚揚，並且決心把那些著作作為增進我實地位置的一個手段，且阻止了引我到自己生命問題中，和到包含意思的社會生命問題中，所有一切的感覺去了。在我的著作中，我對於我的教訓的，只有一個真理——就是生命的目的，應該是我們自己的幸福，和我家庭的幸福。

我按照這規則過活，但在五年以前，我就覺着我心中有一個壓本不仁的怪現象，有時我很煩惱，有些時候很閉塞，就是「於我的生命，宛然我不曉得我是怎樣去生活的，和甚麼是我應作的。」我就遊行放蕩起了，成了一個下等精神犧牲品。雖然經過這些事體，我還是照舊

繼續着生活。後來這煩惱的時期屢屢的增長，我是照常的進行。當這些（連續煩惱的中間、他們常常的給我一個同樣的問題，就是「爲甚麼」和後來怎麼）起初這些問題好像都是空的，而且沒意思，所詢問的，都是人知道的，不論幾時我要回答他們。我沒甚麼困難（那時我也沒有工夫去理他）但是這些問題屢屢的在我心中發現的，硬要取我一個回答。所以他們就集成了一個黑暗不祥之斑點了，在我時常好像藏着一個死病似的——起初病症的朕兆是輕的，病人也不注意，後來他們三反四覆，漸漸的到了不斷痛苦的時期，痛苦增加了，那病人然後當他還有工夫尋法救治的時候，他單覺看不爽快的實情，比較的已成了一個重大的事件，比地球上的什麼東西都利害，就是他和死要面對面了。

這確乎是我自己心理所表現的，我纔曉得了這不單是個心理不健壯的狀態，那些個症候最重要的，假如這些個問題，常常的循環不斷，我一定要找一個回答纔行。並且我努力去回答他們。這些個問題似乎是愚頑的，簡單的，小孩子氣似的，但是我當下希望判斷他們。我就親自證明了，他們不是孩子氣，也不是愚頑，他們正是關係生命的深妙的問題。因此我又

照常去想他們，我依然不能對於他們完全找出一個回答。

我有了家產、和些女的教育、又著了許多的書、我就定規要知道做些這事、我曉得我被限制了、我仍然曉得我自己做事的理由。就是我不能做事我不能生活、當我想管理我家務財產的瑣事的時候、在這些日子裏、佔了我許多的光陰、又下邊的問題入我腦中來了、「現在我在撒瑪拉政府管轄下、有「六千地沙丁了、三百匹馬了、」還要什麼、」現在我是十分不滿足、不曉得想什麼了。別的時候論及我想如何教育我的小孩們、我自問「爲甚麼、」又想到爲人民謀幸福、忽然間叫起來、「那和我有什麼關係、」當我想我的著作給我得了那名譽、我常常自己說、「倘若我著書的名譽、勝過于夏各斐布四金和沙士比勝於世上所有一切著作家。那麼我該怎麼樣呢、」我不能尋出這回答來。有這樣許多的問題、要求一個回答、要立刻回答的、沒有答就不能夠生活、但這個回答是沒有的。

第四章

我的生命忽然停止了。我只能呼吸吃喝睡覺。實在我是沒奈何的做這些事、並沒有我的真

生命在裏邊。我沒有單純的願意去努力成就我所能覺的理性事體。倘若我願意那些事體，以先我就曉得了。若是遂了願。到底也沒得甚麼東西。我仍然是不滿足的。倘若有一小魔出現供奉我所欲望的一切。我就不知道說什麼了。若是在激動的時候。我好像沒有心願。但是在安靜的時候。從以前許多的心志中。好像產出一個結果樣來。我就曉得他是一個幻想。所以我實在不願要甚麼東西。我連那真理都不願知道了。因為我猜着所謂真理。是甚麼了。真理現在這裏——就是那生命對於我沒有意味。每天爲着生命。每步在生命裏。帶我走那麼萬丈懸崖——從那個地方。我分明看見我眼前。有一個最後的毀壞。止住、退回、都是不能的。我也不能閉我的眼睛。不去看單等候我的那苦難。就是我的一切死亡。也就是滅絕。如此這般。我是一個康健幸福的人。已經覺得不能再難著了。因爲有一個雖低抗的勢力。要領着我到坟墓裏邊去。我沒有計算我有一個實行自殺的注意。引我離開了生命的勢力。是頂強的。是頂足的。他有最弘的效果。勝於那個大心願。這勢力和從前我的攻擊生命那個好勢力一樣。但在一個反對的方向裏。自殺的理想。也和從前改良生命的理想一樣。自然的就來了。有好

些個引力，能逼我作一種自欺的樣子，爲的是去避那趕快自殺的實行。我不願意的趕快做，只是因爲我定要先將我的惱中一切的雜亂煩惱，打掃得一乾二淨，作完了這一步，然後我可自殺。幸而我藏起來了一條繩子，得在我書齋的廚架中，一個木櫃上去自縊，我每夕在書齋也不脫衣，要不帶一根鎗了，因爲鎗也使我脫離生命太容易的。我不明白要怎麼樣，我已經怕了生命了，我已向生命縮退了，然而離生命較遠的地方，好像還有希望的東西。這樣的情形，我已經到了，正當我的生命是很快樂的時節，而且在我不及五十歲的時候，因爲我有一位良莖善愛很可愛的妻子，幾位溫柔的小孩，和一個好家產，我並不煩難，就可以不斷的增進入款，我的服友們和相識的人，常是尊敬我的，我還被不相識的稱讚，我不用許多自欺，就能得著名譽。加之我心中也不發狂，也不軟弱，反覺得在我的同輩和職工裏，很難找出像我心體并強的人，我能夠同農人刈草，也能在一個地方，不斷的作十點鐘用勞心的事，並不覺得困倦。

我總括起我心理的狀態來，列於後邊，我的生命，是因爲我不知道甚麼，便成了戲弄我的一

個愚蠢的活物。雖然說我拒絕了創造的觀念和戲弄我的那樣愚蠢的活物，在我好像是一切自然的結果，尚且還有一個真光投到我的黑暗裏來。我自然推論這個活物，他無論在什麼地方，和當我浪費的時候，他就自己快樂起來了，因為他留意注視我，我自三十歲到四十歲的時候，是我讀書啓發的生命，也是我身長成的生命，以後我所有權力成熟了，在那時我就到了一個地點了，那生活也完完全全的明白了。我站著像一個愚人，只有一件事體，我很清楚——就是在過去生命裏邊沒有甚麼，現在也沒有甚麼，將來也永沒有甚麼的，「對他彷彿覺得我很可笑，但是這個活物，是有的呢，或者是沒有的呢？我不知道。」我覺得他沒法幫助我，我不能使理性的動機屬於一件行爲，也很難使他屬於我的生命全體。我驚訝起來了，我好多年人所共知的家產，在我，好像以先沒有遇見他。病和死要來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所愛的那的東西，大概沒有存留的，僅留些惡臭和蛀蟲，我無論做一切的什麼行動，我自己不論做的什麼，遲早都要忘記的呀，各處都沒有我了，那麼一切人都自己忙甚麼呢？（人怎麼會明白這個而且生活呢？）大概我們生活如同酒醉似的，一時醒過來就看見了那

都是幻想、而且是一件愚蠢的事、這個事體實在不是可笑的、也不是愉快的、但是殘忍的和荒謬的、

東方有一舊小說、論一位旅客走到曠野、被一隻猛獸追趕來、因為自救、這位旅客、跳進一口乾井裏去了、但是他看見井底下有一張口顎的龍要吞他。這可憐的人怕着猛獸不敢出去、又怕着龍不敢下去、於是他用手握住長在井隙中一顆野草枝上。他的格臂漸漸乏了、他覺着他不久就滅亡了、那死亡在各方面等候他、但是他仍然握住那棵艸枝、以後他看兩個耗子一個是黑毛的、一個是白毛的、他們努力圍繞着那艸幹咬。這枝艸不久脫下去了、要碎裂了、他必一定落在那龍的口裏。這位旅客看著這個情形、曉得他免不了死、那時候他仍然在井邊當中懸掛著、但是他四圍看起來了、見野艸葉上有幾滴蜜、於是伸出他的舌來去舐他。

我就如此這般捏緊生命的枝子、曉得那要入命的龍、免不了要等着我、備預看把我撕成碎片、并且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痛苦落在我的命運中。於是我也盡力吸那蜜、那蜜立刻就安

慰了我，但是那蜜在我顎上漸漸的失了味，那時候這黑耗子和白耗子，日夜的圍繞著我，握着的，艸枝的咬。我也看清楚那龍了，那蜜也不再甜了。我見這龍也沒有躲避的必要了，這兩隻耗子，我也不能轉眼不看他們，這不是小說，是生命，是不能反背的真理，人人都知道的。從前我的生命中幸福的幻想，把怕龍的心事給我隱藏了，現在更不能欺騙我了。

雖然我知道我不明白生命的意思，我應該無思無慮的生活着，但我再不能做這些事了，因為我早已做的太長了。現在我不忍看那些日夜飛過領我到死的地位。但除過這個事沒有別的可看，因為只有這事是真的，其餘的都是假的。有兩滴蜜點，比能引我離開那殘忍真理一切別的東西，都強些，就是愛我的家庭，和愛我的著作書，又給著作一個名字叫作藝術，對於我已我們甜味了，我思念「我的家庭」但是一個家庭，一位妻子，和幾位個小孩子，他們也是人類，像我們自己一樣的狀態，他們或者是活在一個虛偽中，或者也看見了那害怕的真理，他們為何活着呢？我為甚麼愛他們，顧慮他們，養活他們，照管他們呢？我自己絕望了，我為何節他們到一絕地呢？他自己成了愚人，我為何又使他們成癡漢呢？因為我愛他們，我不能

對他們隱起那真理來——就是他們得著知識，那知識一步一步的引領他們到那真理中，那真理就是死。

那麼藝術呢？詩藝呢？因那些成功的影響，受榜人的讚，我自己以為這些事是應當作的，就努力不懈也，不管死到頭上的大破壞，可以消滅我所有的著作和著作的記憶，但是現在我已看出這只是別的一種幻想，我看清楚了那藝術不過是裝飾品和生命的迷術。我已失了生命的魔力，我怎樣教別人再迷惑呢？於是不活在自己的生命中了，但是別有一條生命是在我外邊，因為我常信那生命有一個意思，雖然我不能說他是什麼，在我所愛的那詩曲和藝術中，那生命使我回想起他來了，使我快樂的，就是窺看那藝術鏡，但是當我盡力察看這生命意思的時候，和一覺着自己活着是必需的時候，那鏡不是成了無用的，就是成了痛苦的，我再不能從我所照的鏡中得什麼商，因此我的地位是一個愚蠢的和絕望的了。

我信那生命有一個意思，時在玻璃鏡上的閃光給我表明那生命一切是可笑的、悲慘的、傷心的、花麗的、並且是可怕的，然且安慰我的時候，就把我的心鼓舞起來了，當我曉得那生命

全無一點意思只是可怕的時候。那閃光就不安慰我了。當我見着龍和耗子蝮那撐我艸枝的時候，我舌上的蜜也不能甜了。一切都不是了。倘若我僅明白那生命無有意思，我可以靜靜的收納他，作為我的定產。雖然，我尚不能保持住不動。倘若我像在森林中一個人，他知道了森林那裏沒有甚麼好處，我還能夠生活，但我像一個在森林中迷路的人，心中害怕的了不得，盡力的尋找一條出路。雖然他明白每步更到迷路上，尚且不免前後的亂跑。

這可怕的——就是使我免去預備自殺的事。我覺着那恐怖的事，候等我，並且我明白這恐怖是非常的利害，但是我不能忍耐等候這個結局。雖然是動人聽聞的議論，可以說心中所有的許多事體，或者說別的事體都破裂了，要都過去了，我仍然不能忍耐等候那結局。這黑暗的恐怖太大，我是受不住了，我希望用條繩和一鎗彈脫離了他。大概這就是領我去想自殺的那個感覺。

第五章

雖然我能查閱好些事體，我是不明白好些事體，我常常的問我自己，若完全是這樣絕望的

情形人爲什麼要生。在一個人類各派智識中使我煩惱的問題、我要尋一個解釋、我很辛苦很長久的搜尋那解釋、不是出於好奇、也不是出於無感情、但是出於日夜的固執、我搜尋這解釋、如同一位將死的人尋找平安似的。我尋不出甚麼東西來。不只是我的追究失敗、並且我曉的同我一樣去搜尋的那些人也一樣的失敗、他們也像我來到了那絕望的時候、但證明人能夠有一個絕對的知識——就是那生命的有意思。我在各方面搜尋、並且感謝那生命的研究、我在學會中得着了立足之處、因此所有智識的本源、對我開了、我不但從書中得些智識、並且從交際中也得了些。凡能夠答應「甚麼是生命的」問題的、一切學識我全得了「方便之門了」。

以先我信人類不論如何都不能清清楚楚的回答那問題的。當我想那屬於科學的許多的理論、和那生命的問題、及貫徹理論的嚴肅的音調、沒有重要關係的時候、我像不明白那些事體。以前我沒有力量反對現代的學問、並想我領受的那些不滿足的答案、不是他的過失、只因爲我自己盲昧、惟獨這事不是我消磨時光的笑話、實是我一生的事業、並且我到底努

方解決那些問題就是一切智識下邊的那些正大和必要的問題、但是爲解釋那些問題、陷在錯誤裏頭的、不是我、全是那假裝能問答那些問題的科學。

在我五十歲時、使我幾乎自殺的那個問題、是所有個問題中最單純的、就是從無知幼稚到聰明老年、各人心中所聽見那一個問題、若沒有這一個問題、依我親身經驗說、那生命便成了不可能的了。

問題如下、「從我今日做的并且明日還可以做的事體中、有什麼結果、從我生命中生出什麼來？」另有法子講、就是「我爲甚麼活着、我爲甚麼願意那些事情、我爲甚麼要做那些事體？」再換一句話來題、就是「在我的生命中有什麼意思、能勝過那等我的死亡？」

對於這問題不雖有種種的說法、都是一樣的、我已經在人類智識中搜索出來一個回答、我已看出人類的智識關於這個問題的、可以分成兩個反對半球、同着他們的極點、一個肯定的、一個肯定的但在彼此的兩端上、不能找出生命的回答、這一個智識的統系、似乎是反對着這麼一個問題的、但一方面、又對於他自己的獨立問題、有一個明白回答、就是實驗科學。

的統系、他的極端是算學。別一個智識的統系、是受納這問題、但是不回答他、那是論理哲學的統系、他的極端是心理學。我從幼年的時候、就專務論理學、後來我被算學、和應用科學吸引了、等到我自己把生命問題明白放到我身上來、等到那生命宛然在我身上長成了、并且到我覺着「生命、要求立刻回答的時候、我是拿那學術所給我的詐僞和習俗的回答、自己滿足了。

關於生命的實驗方面、我自己常說「凡物是進步的、差別的、凡物歸於複雜的完全的、并且有許多的法律管理那些事情、你自己是全體的一份、你就努力多研究那全體的事、并研究那進步的法律、那時你曉得你自己的地位在大團體裏邊、并且就明白你自己了。」雖然我自認的事件、覺着羞恥、我尚需承認是我進步的一個時期、就是當我的筋力和記憶力正強固的時候、和那思想力與悟性正增加的時候、於是就想我自己生長的法律是宇宙的法律、并且解釋了我自己生命的意思、我覺這事件是很自然的。但是有一個時期停止了我的生長、我覺着我就不進步了、且枯瘦了、我的筋力漸漸的衰弱了、我的牙齒也動落了、並且我

看見這生長律不能講明甚麼並且那個律是無用的且不能存在的但能剩下個歲月如流的普通律使人傷心罷了。

更進一層看那僞律的性質我才明白不能強有永遠進步的有成說在無窮的空間和時間裏邊的萬物是進步的是複雜的、差別的、完全的也是無味的話了。這樣的話都沒有意思因為那無窮不能夠明白那簡單和複雜的事過去和未來的事較好的和較惡的事這是對於我有很重要的一個實際問題而且沒有留下一個回答就是「我自己怎麼有這些慾望呢？」我懂的那智識的藝能是有趣味的有吸力的但他不過比較的能給人一人的明白確實的結果就是他適用於生命問題他越不關涉這生命問題他的越明白越確實他越多含解決這些問題的性質他就越暗昧並且越少吸力了倘若我們轉到這些智識的支派中有些人尋找個解生命問題解決法或在生理學上或心理學上或生物學上或社會學上我們但遇見些很窮乏的思想、和太暗昧且極不合宜的、假定要解決這些問題、在他們能力以外而且一個思想家、和別的人、甚至和他自己、時常的矛盾、若是我們轉到智識的支派中、有些不

關涉生命問題的、但是對於他們自己特別科學問題、找一個回答、我們就大要稱贊人的智力了、但是我們預先知道不能夠得我們的生命的題回答、因為智識派中、不直接關涉那一切那些題。

那些公認智識支派的人們說、「我們不能告訴你們是什麼、你爲甚麼生活、那些問題、我們不研究的、倘若你們要曉得那光體的定律、化學的愛合力的定律、有組織進步的定律、你們要曉得管着人類體質的定律、和他們的式子、及數目、和定量的關係的定律、你們若要曉得你們自己心理的定律、我們能在每一點上、給你們個明白、確實完全、一定的回答。」這實驗科學對於生命意思的問題、可依從下邊、就是向「我爲什麼生活？」回答說、「有無限的小微質點、在無盡的空閒和不盡時間、永遠變化他們的形式、當你們研究變化定律時、你們就曉得你爲什麼生活。」當我推論時、我自己常說、「那些精神的因由、是在那人生和進步的源頭、並且那些因由、是管理人生觀念、這些個觀念、在宗教、科學、藝術、同政府的格式裏頭找出來、從一個階級到別的階級、慢慢的高起來高直等到末尾、這人纔算到他們至善的

地步。我自己是一個人，所以我討論去扶助造成人類所知道所收納的觀念。

在我心智軟弱的時期，這道理使我足滿了，但是生命的問題，宛然在我心中起來的時候，這一團理論立刻就碰碎。莫說這不正直的錯謬，因為那些學術是研究人類一小部分問題的，往往有這些普通錯謬結果，也莫說關於人類的觀念，那些理論的戰士中間，常有許多的矛盾，倘若所想方那方法不是愚昧的，就是回答人所遇的那些問題，「我是什麼？」我為甚麼生活？或者「我應做什麼？」我們應當先回答下邊的問題，「在一個小時中間我們所交識的小部分的人數，我們也不知其數，那些生命是甚麼？」

一個人要明白們已是甚麼，應當先曉得那奇妙的人類是甚麼，人類是同自己一樣些人組織的，而且也不曉得他們是甚麼。

我表明有一個時期，我信這個。就是當我自己有慈悲觀念時，那觀念決定我的幻想，而且我努力發展一個理論，能使我把我的想像當作屬於人類的法律。當生命意思的問題，在我心中雖覺着明白的時候，我的理論上的回答，是永久混雜的。我明白那實驗科舉中有一真科

學、和在他們能力外、假裝解答問題的半科學、又理論智識的領土中、也有同樣計畫的一派高深進步的哲學。這半科學的分類是法理學、和歷史的社會的、都去努力解決關係人和他的生命的問題、雖然各用各的方法、總要先解決人類全體生命的問題。

但是在正當科學範圍中、一個人要尋找出那「怎樣的生活？」問題的回答、倘若回答說、在無限空閒時間裏研究那無窮部分、和那無窮的化合改變、他就曉得他自己生命的意思是什麼、那他自己是不能滿足的、所以正直人、不能用這下邊的回答、使他滿足、「去研究人類全體的生命、雖然我們不明白頭尾、對於他的各部分、也是茫然、但你將曉得你自己生命的意思、是甚麼。」

虛的科學同虛的實習科學是相同的、他們包含着曖昧、不精密、愚蠢、和矛盾、從他們的原範圍比較他們的分支、確乎是這樣的。這精確科學的問題、在實質現象中和結果接續。倘若精確的科學提出一定本原的問題來、他必急急反對那無稽之言。這理論科學的命題、是生命自然存在的推論、現象本原的問題、已直接提出的來了、（比方像社會上的現象和歷史上

的現象這理論的科學，仍站在無稽之言中。實驗科學給一個正當的結果，又指明出這人的偉大智力來，可是僅有時他不追究這一定的本原來，然而在正反對一方面，那理論科學，只指明人的才能偉大是一個完全科學，可是他完全脫離那現象的連續，看人僅在一定本原的關係中。這樣的科學部分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支派（就是一部分的極柱有時宛然像是一切極柱），就是心理學或哲學？

這科學說出這清楚的問題來，「我是什麼？全世界包圍我的是什麼？我和這世界為何存在？」這是常常的用同樣的方法來回答。那哲學對於一切活物所有的生命原理，可以隨便給什麼名字，或者稱一個觀念、一個實體、一個精神和一個意志，他還常說那是真的，並且說有一個真存在，但是所以然，他不明白，倘若他是一個精確的思想家，他就不盡力的說明那個了。

問「這真實應該是什麼？從事實出來的現在是什麼？將來是什麼？」那哲學也不能回答，他自己僅能說這同樣的問題。倘若他是一個真哲學家，他的全體都包在這個問題裏邊，他就

清清楚楚的說出來了。倘若他僅守他自己的本範圍，對於「我是什麼？包圍我的全世界是什麼？」的問題，只能答說「一切有和一切無」再要問「（爲什麼）」他只能回答那說「我不明白」。雖然我如此的考察，又編出那哲學許多答案，對於我的問題，永沒有收到一個回答，因爲沒有實驗智識的範圍，所以這回答不關係這問題，雖然有些勞心智者在這裏專務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回答，反使我把自己問題，從複雜形式中，常常的拿將回來。

第六章

當我尋找對於生命問題解決的時候，和一個人迷失在森林中，有同樣的感覺。他來到了曠野，攀在一棵樹上，四圍有一眼望不盡的地方，但是沒有一所房子。——他看明白沒有一個人，個進到那深林中，又到陰密中，他看見黑影，但仍然沒有房子。我是這樣的在人类的智識的森林中，迷失了道路，失迷在那算學和實驗科學的微光裏邊，那些微光在我面前展出明遠視綫來，在那方向中，不能有房子，又失迷在幽深哲學裏邊，因每步使我陷入頂大的黑暗，直等到我明白那裏不能有結果才完哩。當我追求些好像有光明的學問，那時我看見我但能

避開那真實問題、轉向別的方面去了、雖然那遠視線的引力在我面前不明白、我自己是迷失在無限智識中、我却看見那被我用的學識、越不清楚、不能回答我的問題。

我自己說、「現在我曉得凡科學都是很堅強的、但是關於生命意思、我限一個問題、要找一個回答、却不是從科學可以得來的。」我雖然看見那哲學、或者因為對於我的問題那個回答、成了他所要求的直接目的了、他不給我甚麼回答、但是自己給我一個回答、「什麼是我的生命意思？」沒有什麼。「我生命的將來是什麼？」沒什麼。萬物爲甚麼存在？我爲什麼存在？」因爲他存在。當我轉到科學一派的時候、對於那問題我得着了無窮的精確回答和問題、都不是我提出來的、或論星和恆星的化學原質、論太陽和無數的恆星的運動、關係在各種和人類的起原上的、又論那無窮小的無重量的以太微物上、但是論到我生命問題、僅是這個答案、「就你所說的那生命、是那些微生物、暫時的、和忽然的一種團結。從那些微生物的互相動作、和彼此衝動出來的、就是你所說的生命。這團結在一定的時間接觸着、於是微生物、互相的動作、也要停止了、拿這個就完結了你所說的生命的意思、和你一切的問題。你

是一個偶然結成物塊、那物塊漸漸朽爛、人稱他爲生命、這物塊漸破碎了、朽爛也就停止了、一切懷疑也完了。」這是從人類智識的清楚正直那一面來的這一個回答、倘若真合乎自己、的原理、那就沒有別的回答了。

雖然這樣的一個回答、和全然沒回答這問題一樣。我要曉得我生命的意思、他說那是無限的微生物、這不但不給一個意思、並且破壞了這一個意思的可能。理論科學實驗科學一致相和起來、說那生命意思是進步的時候、並且努力離開曖昧與不精確、另想出一個回答來、達到了他的目的、人類智識的理論方面、時常固守他自己的原理、經過了許多時間才答出來了、仍然一樣的回答、「這世界好像永存的、而且是不明白的、人的生命是這不可解的全體中不可解的一部分。」

在理論科學和實驗科學中間、生出來那一切僞科學、一切法理學、一切政治經濟學、一切歷史學、這些相合的效果、我先把牠放在一邊。我們在這些科學中、又有的這進步和完成的假想、有個分別處、就是從前說、凡物都是進步的、現在說人類生命也是進步的。這錯謬又是相

同在無限的進步和完全中不能有目的和方向，所以不能回答我的問題。無論何時所有的智識是精確的，無論何處那哲學他自己是真的，哲學不僅是用於叔本華所稱的教授的哲學，把一切現存的現像，分爲新條，給他個新名詞，就是不拘何地那哲學家不能督視那一切的大問題，並且回答常常是相同的！如蘇克拉底叔本華所羅門和佛陀所給的回答，蘇克拉底當預備着死時說：「我們比較的近於真理，就在我們遠離生命的時候。」我們愛真理的，在生命中還尋什麼呢？我們爲的是解放了我們身體的束縛，和身體裏邊附屬生命的一切病的束縛，若是如此，我們怎麼不歡喜去死呢？

一個聰明人一生尋找死，他是不怕死的。下邊是叔本華所說的：「了解這旨意，如同這宇宙的末尾的原理，在一切的現像中，從這天然潛勢無知覺的意思，到那人的有知覺的動作，承認他，但是那旨意的目的物，我們仍然不能避開論理學的關係，那意旨慣於直接棄了他的自由，常反對自己，敗壞自己，一切現像，就一同消滅了，一面完結了永久的奮力，和無方向無間斷間衝動進行，和多少差別的物，是宇宙存在於其中，通過於其中的一面，又完結了無數

繼續的方式、用方式消滅那時間和空間、並假定的主屬方式的最終和根本的原理。若沒有意志、沒有現像、也就沒有宇宙了。我們所剩的、只有一個（一切無）。這個滅絕的路程、是我們自己的天性、和我們及宇宙的存在原因、就是我們生命的意旨所反對的東西。所以我們怕滅絕、或是說我們願意生活也是一樣、我們不過表明除却了心願、我們沒有別的、並且心願以外、不曉得甚麼東西。結果在滅絕旨意後、我們所剩的東西、不允再有意旨。還是確乎「一切無」。一方面因爲意旨裏邊所有的東西、就是宇宙的全實體、同一切的恆星、和那銀河、也得滅亡、就是「一切無」。

所羅門說、「凡事都是虛空底虛空、虛空底虛空、一切是虛空。人在天下勞勞碌碌有何利益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但是地球是永遠保存、已有的事、後來還有、已做的事、後來又做、天下並無新事、有一件事、人若指着說、請看這是新事、那知道在我們以前的古代已經有了。已往的事、不能都記憶、將來也沒甚麼事可記憶的。我所羅門作過以色列的王、建都在耶路撒冷。我喜心用智慧尋考察天下所作的事、乃知道這勞苦的事情、是上帝爲世人定的、要人去

熟習底、我察看太陽底下、所作底一切事、知道都是虛浮、都是精神底煩惱、因為智慧多煩惱也多、智識加增憂愁也加增。

我便心裏尋思着說、不如試試喜樂、享享安逸、後來覺得這也虛空、我常說喜樂是狂妄、喜樂有什麼益處？我心裏想我且飲酒、身享安樂、但是心中又順從智慧、又執守愚拙、當我得知人在天下、畢生當行何為美、我便為自已興動大功、建造宮殿、種葡萄園、設立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的果木、刨挖池沼、用以灌澆林樹、置買奴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奴婢、又有許多的牛羣羊羣、勝過我以前居住耶路撒冷的、又積蓄白銀黃金、和列王各國所貴重的財寶、又買歌童歌女和世人所愛的、並有許多妃嬪、這樣我甚興旺、一切無不增加、勝過我以前居住耶路撒冷的、我的智慧卻仍存留、不禁止我眼欲所欲的、不禁止我樂所樂的、因為我想我既勞苦、即當使心享受安樂、這是我從勞苦所得來的、後來我體察我手所經營的一切、和我所勞苦的、乃知都是虛空、和精神上的煩惱、在生命中毫無益處、我轉觀智慧、狂妄、癡獸、我既作過王、在我後來的人能行甚麼呢？也不過行人已所行的、我雖見得智慧勝過愚昧、猶如光明勝過

黑暗、智慧人凡事明白、愚昧人在黑暗中行走、我卻知道智慧人和愚昧人所過的事都是一樣、我心裏便說、我所遇的事、既與愚蒙底人所過履一樣、我何必比別人多有智慧呢？我心裏便說這也是虛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不被記念、因為現在所有底、後來都必忘記、可歎智慧人死亡和愚昧人無異。我是恨惡生命。因為見得世上所有底事都是不美、都是虛空、都是精神上底煩惱、我也自恨在世上勞碌、因為我勞碌得來底、終必留於在我後來底人、用人尙不知那人是智慧愚昧、那人竟必管理我在世上用智慧勞碌得來底、我想這也是虛空、如此我想到我在世上所勞碌的、我便失望、因為有人用智慧知識精明勞碌經營、卻將所得來底、留與未曾勞碌底人爲業、這也是虛空、甚爲不美、在世上勞碌費心、究竟有何所得、他終日憂慮、諸事煩惱、連夜間心也不安。這也是虛空。若說人既受勞苦、不如吃喝、享享安樂、我又見其權全在乎上帝。論到所食所享、誰能勝過我、因為上帝所喜歡底、上帝賜他智慧知識、喜樂、得罪上帝底、上帝給他收斂積蓄底責任、終久歸於上帝所喜悅底人用、由此可知這也是虛空、和精神上的煩惱。

我專觀察這一切的事、考究這一切的事、知道善人和智慧人並他們所行的、都爲上帝所掌管、或愛或惡人所不能知、因爲一切的事都屬未來、衆人所遭遇的事都是一樣、善人惡人好人清潔人污穢人、獻祭的不獻祭的、行善的作惡的、發誓的、怕發誓的人、所遇見的事都是一樣、人所遇見的事都是一樣、這是世上所有的事中極大的患事、因此世人充滿惡念、活着的時候、心存狂妄、後來就歸入死人中了。凡得選列在活人中的、方可指望、因爲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獅子強、凡活着的人都知道必死、死了的人竟無所知、不再得賞賜、他們的名也無人記念、他們喜愛他們恨惡、他們嫉妬、都已消滅、世上一切事、他們永遠無分。

「你不如歡歡喜喜的吃你的餅、存心樂意喝你的酒、因爲上帝已經喜愛你的作爲。」
以上是所羅門如此說的、或一個人寫的他話、下面是一印度聖者的故事、說釋迦牟尼一個繼承大位的青年幸福人、從作太子時候、看破了病老死、有一次他乘車出外的時候、看見了一個可怕形狀、沒牙齒的老人、這太子驚駭了、就問他的御者說、這是甚麼意思、這人爲什麼有這樣可憐討人嫌的狀態、當他知道這老年是一切人必有的命運、雖然現在他是太子、

又是青年、將來有一日也是不能免那老年的、他不能乘車前往、就吩咐他的御者返車歸家。於是他時常想經過的一切事、他一個在屋裏想、大約想了些安慰他的事情、因此他又一次進入車中、帶着歡喜快樂出外、可巧他遇見了一位病人、他看見了一個很衰弱蹣跚的人、那人面帶青黃、兩眼傾陷、這太子又止住車了、並且詢問那人是什麼意思、有人告訴他那人是患病的、那老年人時常如此、雖然他是幼年快樂的太子、他自己明天或者臥病在床、於是他又失掉他所有歡樂的情慾了、並且吩咐乘車歸家。在家中他再尋找心中的平安、大約可以尋找出了、當他第三次又乘馬車出來、這次他又看見些新事、就是許多人抬着許多東西在路上過、那是什麼事？一個死屍。這太子詢問、死屍意思是甚麼？有人又告訴他說、那死屍成了一件頂鄙賤的東西、現在他的面前、於是太子下車、近那死屍、那死屍未蓋着、並且他看見了他詢問將來成什麼、有人告訴他將來要拋到地中窟孔裏、爲甚麼呢？「因爲他永不再活了、只從他身上出來臭氣和蟲子。」那是人人必有的、我將來也是如此的、我將來放在地上發臭氣、從我身上也得發出虫子來麼？「是。」回去罷。我將來不去乘車了、並且永不再出。

去了。

如此釋迦牟尼在生命中不能找出安慰來，並且他決定了那生命是許多罪惡，他自己用全力從生命中解放自己和衆生，因為人死後，生命毫無更新，那生命的根源就是毀壞了，印度稱爲聖人的，都是如此說，在這個地方，我們僅有人類智識，能給生命問題的一個明白回答。蘇克拉底說：「那身體的生命是惡的，是僞的，所以生命的滅亡是好事，我們應當盼望的。」叔本華說：生命不成甚麼，生命是惡的，從生命之中進到虛無裏邊的經過，僅有一個善在生命中。所羅門說：世界上的萬物都是愚昧和聰明，都是富和貧，喜樂和憂傷，都是虛空和無價值的，人死了，他不留一點東西，這又是虛空。

佛說：「且去生活要曉得苦難、疾病、老年、死是不能免的，我們應當超離生命，超離可能的生活。」

這些有大慧的人所說的，這一切的事，以及千千萬萬平民所想所覺的這一切的事，和我所想所覺的相同。

我是如此的徬徨在智識地面，不但不能夠治我的失望，還增了失望。知識的一派，無有一點回答生命問題的，又有一個直接的回答，是證明我的失望的，並且還指明我所到底情形不是失迷我底結果，也不是心志混亂的結果，但是我思念正的結果，也是在人類中間用最大心智斷定合乎我生存底結果。我不能夠受欺騙。都是虛空。凡生存都是不幸，死亡勝於生命，生命底重荷應當解放底。

第七章

我在知識裏沒尋出一個解釋來，我就在生命裏去尋，並且我希望在我四圍人中去尋，我才看人和看我自己一樣，觀察他們怎樣生活，他們對於領我到絕亡底問題怎樣底切實討論。這問題是我在普通社會和像我一樣受過教育底那些中間我找出來底。

我尋找的那些人，他們和我自己佔的是一樣地位，我們有四個法子可以逃避那害怕底情形。

頭一個逃避的法子，是完全無知識的，那是確乎不了解生命是一個惡的和一個謊謬無稽

的一般人就是大部分婦女或狠年輕很愚蠢的男子——不懂得叔本華、所羅門、釋迦佛、所表示生底命問題、他們也沒有見龍等他們、也沒見鼠咬他們手持的草枝、並且他嘗了許多的蜜點、但是他們僅嚐了那一次的蜜、有許多的事教他們注意那龍和鼠、他們也就失了甜味了、從這些中不能研究甚麼事體、我們所知道的事體我們不能不知道。第二逃避的法子、是厭世主義「樂利主義」那確信我們知道生命絕望的時候、常附着一個利益在裏面、不教我們看見龍鼠、但教我們努力尋那最甜這蜜、這蜜是甚麼地方都有的、所羅門從艱難裏如此的指明出這結果來了、我便稱讚喜樂、因為人在世上沒有比吃喝宴樂好的、上帝使人生在世上勞碌、終身所得的好處不過如此。

如歡歡喜喜的吃你的餅、心存樂意喝你的酒……上帝賜你在世上存的活日子、原是虛浮無幾、你當同你所愛的妻歡喜度日、因為你存活在世、在世勞碌所可得的分不過如此、及你所當經營的事、應當盡力經營、因為你將要去的坟墓、無經營、無計謀、無知識、無智慧、好多人在這路上、他們都在活動的社會中、他們順服他們的命運、並且還能生存、他們知道

善「生命」比從他們境遇中出來的惡生命還多些，並且他們壓制那道義的學悟力，使他們忘記了他們所有的利益是意外的，所有的人不能像所羅門有那些深閨和宮室，因為他一人有一千妻子，就有幾千男人沒有妻子的，每一處宮殿，是幾千男人用血汗建築的，這時機今天使我為一個所羅門明天就可以使我為所羅門的奴隸，他們這無知覺的想像力，使這些人忘記一切破壞佛的平安的東西，就是那難免的病、老、死，今天你們不病、不老、不死，明天也許病老死，就是他們一切快樂的結局。

我們這時候，大多數高級人是這樣的想，這樣的感覺，他們好多人按實驗哲學，稱他們的思想和想像，是不活潑的，依我的意見，因為他們沒看見真問題，就不能把他們和尋找甜蜜的人分開作兩樣的看待，我不能模倣這些人，我的想像不是同他們的一樣鈍笨，我不能假裝阻止那行動，凡人實在的生活，都是相同的，我就能轉眼不看那耗子和龍，因為我會見過他們一次。

第三個逃避的法子，確乎是有強力的性質，當我們理解那生命是愚的，和無稽的時候，主

是破壞了那生命、惟獨有力量的人、和不離正道的人、他們是這樣做的、他們明白那戲弄我們的快樂、是愚笨的、也明白死的幸福、遠勝於活着、就立刻了却那滑稽的生命、想出許多法子去做、就是一條繩子、繞頸項、或投水、或用刀戮心、或躺在火車路上、我們階級中這樣做的人、額數不斷的増加、大概這些人都在少年時代、我們的體力是精壯的、還沒有習慣受那人心所造成的權能、我看見了那逃避的法子、是最有價值的、並且願意用他。

第四個逃避的法子、是完全軟弱的、雖然這生命是惡的、和謊謬無稽的、已經知道了、並且知道沒有別的希望、仍主張接續拖延下去、這般人心中曉得死勝於生、但當他們的理性、指出他決心自殺的時候、他們沒有氣力去做、像等着遇甚麼機會似的、這個逃避的法子、只是軟弱人幹的、倘若我知道那是很好的、只是們達到的地點爲什麼不提起去做呢？我自己正屬這類的人。

我的階級中這些人、用這四種方法想從一個可怕的矛盾救出自已來、我用最大的熱心努力不能夠尋找出第五個法子來、一個法子對於生命是虛空和罪惡混成的無意思的東西、

茫然不理會他且不曉得活着是不好的，我不知這是不能的事，然當我一次看見真理時，我不能閉我眼睛了，第二個法子，不想將來但努力去生活，可是如何我不能再做這事，當我曉得有老年災苦和死亡時，我同釋迦牟尼一樣，不能乘車到快樂地方去，我的神經過敏，我心中不歡喜經過的快樂，因為那是我命運中片時的，第三個法子，是曉得那生命是一個惡劣和愚昧的東西去結果了，他就是自殺，我懂得這個，但是我還不自殺，第四個法子，是要收納生命，彷彿所羅門和叔本華描畫出來，曉得那生命是蠢笨的，是談諧的，尚且我活着要洗要穿，要吃要談話，和著書，這地位指教我也痛苦而且討厭，但我存留在這裏頭。

現在我曉得我不能自殺的緣故，因為任種種雜亂中，我會一證示說，我的意思是錯的，雖然生命是無意思的東西，這個理想是我同地球上用最聰明的人心所追求的，而且不能解答的，我已經明白了。我仍然覺着在我推論的真理中，有一個混雜疑點，推論的方式如下：「我的理性告訴我，那生命知道理性矛盾的，若是沒有東西高過那道理性，那理性是生命的創造者，沒有理性我就沒有生命，怎麼樣理性反對生命，反是他的創造者呢？再從另一方面

看、若沒有生命、我就沒有理性、因理性是生命生出來的、生命是一切理性、理性既是生命的結果、然反對生命、」我覺着在裏邊有些個錯誤、我自說、生命實在沒有意思、並且是惡的、但是我生活過了、現在依然活着、全人類中都這樣中生活過、也依然都生活着、這是怎麼樣人都會死、爲什麼人都活着呢？難道說、我和叔本華獨明白那生命是無意思空虛的和罪惡嘛？曉得生命虛浮是一個單純的事、已經在我們人類中顯出他是最簡單的事了、但是人人都生活着不錯的、人人都生活着決不想救出生命合理的問題來。

我要我那知識、就是世界上最聰明人的智慧認定的、給我指明地球的萬物、而且都是非常、的智慧布置的事情、我自己位置僅是一個愚蠢的事情、我的朋友們許多的愚暗人、都是一樣的、他們不曉得世界是有機的、或無機的構造、但他們是生活着、以他們觀看他們的生命似乎完全順服應當的遇境呀。

然後我自己想、難道還有甚麼事、要我知道麼？這確乎是無知的人的走道路、不然何以常說現在我真做事呀、他們說那無知的人是蠢笨的、結果就說那全體人類是生活過的、而且現

在活着、好像他們明白生命的意思、若他們不是這樣明白、他們到底不能夠生活、而我還是說凡生命其中是無意思的、所以我不能生活着。

無人阻止我們自殺、反抗那生命、但是殺了你自己、那麼就不要再論他了、倘若你不愛生命、請自殺、倘若在你生命裏不能找出一個原理來、你就完結了他、你也無須就能解詳那生命的事體、再向前說、向前等等、你進到一個光彩團體中、那團的一切人都是滿足的、都曉得他們是做什麼的、你獨是疲倦的、反對的、那麼請你出去好哪。

我們畢竟勸人決計自殺、我們自己仍然不能實行、都是些軟能無力的人、就是再明說一句、蠢笨人帶着他們的蠢招片、好像愚人在他的帽子上寫着他的名字似的。

我們的智慧雖然在真理上有根基、實在不能送給我們一個生命意思的知識、還有千千萬萬享受人類生命的人、信那生命是有個意思的。

實在那生命從先起首的時候、我就知道爲什麼事體、人類生活着、雖然他們曉得我證明那生命沒有意思、是虛浮的問題、他們仍然生活着、並且他們自己還給生命一個意思、以先許

多種種的生命就是爲衆人的、他們自己就生命有許多的推論、一直傳到我們自己的時代、在我裏邊的和我們週圍的一切東西、唯物的或唯心的、都是生命知識的結果、用心智的器具反抗生命、宣告他的死刑、那心智的器具是偽造的、却不是由我是由他們的、「我生產下來受了教育、又長大成人、感謝他們的宏恩、他們挖出鐵來、教我怎樣的去伐木、去馴牛和馬、去撒種子、彼此互助着生活、他們給了我們生命的秩序和方式、尙且教訓我怎樣的想思、怎樣的說話、他們作的手工、和他們養的兒子、他們思想和說話的學生就是我、已經證明出他們自己沒有甚麼意思呀、我說「在這裏一定有些東西、那是錯了、我做了些錯誤、」尙且我不能查出那錯誤放在甚麼地方。

第八章

凡這些疑點、現在多少能明白些、可是我不能夠解釋他、雖然我按邏輯的定理推論那生命的虛浮、且是已經被那最大的思想家認定的、但我覺得這得還有些錯誤、或者這錯誤在問題裏邊、或者在說明問題的方法裏邊、我都不知道、但我覺得縱然我的理性是完全證明了、

尙且是不滿足的、我的一切推論不能引我實行那歸納的道理、就是那自殺、我不能夠說真理、倘若我說他、我的理性就領我到了我自己的地位中了、理性實在有作爲、還有好些東西、有些作爲、我只稱那些東西是天然知覺的生命、在我身中也有一個勢力、他限定我的注意、一件事情遠勝過別一件、這勢力從我絕望的地位中領出我來、並完全改換了我思想的潮流、這勢力領到我一個觀念裏、就是我和無數的人一樣、都獨自不造成那人類的全體、就是尙且不知人類生命是甚麼。

當我注意在我同樣社會中、就是屬於一定範圍的那些人的時候、我只看見有些人們不明白這問題、有些人因生命的鼓動壓伏了他們的對這問題的了解、有些人懂得了這問題、要絕滅生命、有些人了解了、他們因爲軟弱、在失望中生活着、我再沒見別的甚麼人、以我所見的、我自己所屬人類中那些學者、富人和懶惰的小範圍造成了那人類的全體、在那範圍外面的有千千萬萬生活着的是禽畜不是人。

以我觀看着、論及那生命、雖然新奇、不確、和難以觀測的、我還能夠在我的四圍各方面披閱

人而類且命的生落到了一個錯誤中，就是想一個所羅門或一個叔本華和我自己的生命，獨是真的合宜的，並且那無思慮的千萬人的生命，都在一個無價值情況中活着，就是現在依我看這些情形，無論怎樣的奇怪，我看他不過是如此，不要說是知識的，依我看着，我同所羅門叔本華說明這問題，很真確，再不能有別方式，那是毫無疑義的，他好像不堪問的，但有千萬人不曉得那問題的底，我却尋找了我生命的意想來，又好像不成問題了，而且我決沒想起來，按地球上的接連生活的千萬人說，從前有什麼意思，現在又有什麼意思呢？

我好久在精神錯亂中，這個情形雖然理論上沒有公然承認，但在社會所假定的最有學問和最自由的人類中間，也是很普通的，但關於勞動階級或者因為了解他們的事體，感歎我的奇異的一種感情，然看他們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笨。

或者對我自信在自殺以外不能知道別有合宜的事情，感歎我的誠實也是有的，我覺着個若我願活著，並要明白那生命的意思，我決不當在那些個失掉他們把握的人中，及他們自殺的人中去尋找生命，但是在那千萬活著的和死了的人中間，就是使他們生命成現在樣

子的、並且我們的生命和他們生命的重担都依賴着他們的那些人中間去尋找才行。所以我注意那生命是普通例外的、在這些無數死了的和着活的、生命就是那些簡單的、無學術的、和窮人的生命、我看出十分差異來。我看見幾乎千萬人例外的很少、全不屬於我所分類的那些部分下邊的、我不能在不明白問題的那些人中數他們、因為他們不但放過這問題、還回答的很清楚、又不能在這快樂的人中間數他們。因為他們的生命、在辛苦艱難方面、遠過於快樂的方面、更不能在那些反抗他們的理性經過沒意思生活的人中間、數他們、因為他們生活的行爲和死亡的本體、他們是很清楚的。他們把自殺看作是一件大惡事。好像人全類體中有一個感覺、是給生命意思的、被我疏忽輕輕過去了。這結果就是在理性上的知識、是反對生命意思的、且宣布使生命爲一個主要的研究、因為千萬人所造成的大團體、所給生命的那一個意思、是在卑賤和虛偽的知識上、露出來了。

建設在理性上的知識、學者和聰明人的知識、不承認生命裏頭有一個意思、而且人類大團體中對於生命有一個非理性的知覺、那非理性的知覺、是給生命一個意思的。

這非理性的知識，就是不我能棄絕的那信心。這信心是上帝他是三位一體的，他是在六日中創造的萬物和魔鬼及天使的。當我固守我的知覺時，我不能了解我的地位是危險的，我曉得要按那理性所給人的知識，除了反抗生命，不能從理性得甚麼。而且除了反抗理性，也不能從信心得甚麼。但是那理性到底是更不能承認生命的。論知識上的結果，承認生命是有害的，凡人都曉得他是一個壞東西，倘若他們情願，他們就可以停止了生活，但是現在他們是常活着的，就是我雖然曉得那生命裏是無知的、不善的，我自己還是活着，論信心的結果，是因為要懂得生命的意思，我應當放棄那關於一切物中有意思的指導——就是那理性了。

第九章

我因為一個矛盾停止了，這矛盾只能用兩個法子解釋他，或者我所說的理性的事不像我所想的那理性，或者我所說的非理性不像我所想的那非理性。我又保證思想的進行，就是領我到有理性知識的結論的。

這樣的做我看以前進行是完全無缺、生命是一切無的結論也是不得已的、但我查出一個錯誤來、那錯誤使我不能確定我的思想到所提的問題上邊、這問題是「我爲甚麼應該生活着？」就是從我虛幻和不死的生命中、生出來的、那真實不死的是什麼？在無限宇宙中、我的有限的存在、含的什麼意思？我因研究生命、盡力的回答這問題。

關於生命的問題、有好些個結論、不能夠使我滿足、已經證明了、因爲我的問題、起首似乎很簡單、却含着無窮的、必需的說明和反對、我自問我的生命、離開這時間和原由、和空間、有甚麼意思、後來我竭心盡力的去想、我只得一個回答、就是一切無有。

我經過我自己的一切、理性時常的比較、而我不能做別的事情、但是有限和有限、無限的同無限的比較、這結論免不了是下邊說的、力是力、物是物、意志是意志、無限的是無限的、無有是無有、除了這些說法、沒有別的結果。這個好像在數學中遇見過的、我們得着那相同項、那時候就用等號代替、分解的方法、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回答是 $|| \times || \times ||$ 或 $|| \circ ||$ 。在我們研究生命的意思的時候、常遇見的這個科學所給的答案、都是相同式。

精確科學的研究起首，凡物實在的，有一疑點把信仰上所有的知識拋到旁邊，接着理性律和實驗律，再造一切，如同笛卡耳（法國哲學家）所用的方法似的，那時候對於生命的意思的問題，只給一個回答，就是一個無定的東西。我以先看那科學的了一個正式的回答，就是叔本華的，他說：「生命沒有意思，是一個惡的。」當我切實的研究這事體時，我覺着這回答不是正式的，是我自己的感覺，使我這樣想的，這回答好像婆羅門和叔本華的回答，都是在同項中顯明出來了。只是一個無定式，就是。||。的恆等式，生命是「一切無有的東西」，這哲學的知識不承認無有和虛空的，這回答不能解決那問題，就是說物質的存在也是無定。

當我發到結論的時候，我曉得從科學知識尋找對我的問題的回答，是無益的事，因為近代科學知識只示明那問題，到安頓清楚，還不能得一個回答，那問題是包含著有限無限中間的關係作出來的，我並且曉得信心所給的回答，雖是不合理的，和奇怪的，尚能引人到有限和無限的關係裏邊。

對於我怎樣的生活、這問題無論如何的安放、總之有一個回答、就是依着上帝的法律、(和順帝之則一樣話)我的生命中有什麼實在的、和可能的事情麼?永遠的痛苦、或永遠的福社、生命裏是有一個不被那死敗壞的意思麼?若然又是什麼呢?或同無始無終的上帝連合、或是那極樂園。在這理論知識以外的、是如此的被逼迫着承認我以先所想的那純粹的眞知識、是在各人別種知識中的、是一個非理性的知識、惟有這個知識給生命一個可能的!就是那信心。

凡一切無理性的信心、是爲我永久存留的、但是我不能不承認那信心、獨自給人一個生意思的回答、並獲生活的可能。

當那科學的理由、使我到了生命沒有意思的結論、那時候我的生命、仍然存立的、並且我願意完結了他。當我看我四圍人的時候、又看那人類全體、我見了那些人生活着他們並證實了他們的知識、是生命的意思。至於別的人和我自己、是那信心給了個生活的可能、和生命的意思。

在他國裏考究生命勝於在我自己國裏、在我同時代的人中間、和過去的人中間、我僅看見一個相同的東西、從人種的起源不論在那裏有生命、就有信心、那信心能使生活可能、而且到處信心的特性、是相同的。

無論把一種信心給誰、也不論他得着甚麼回答、每一個回答是用無限的方法、加於人的有限的存在、又給那勝過痛苦、難艱、和死亡的生命、一個意思。所以在信心中、他可以單獨的發一個的生活的可能、生命的一個意思。信心是什麼？我懂的那信心不僅是「推測不能看見的東西」、「捕風捉影」也和不僅是一個啓示（啓示僅是信心符號中的一個定義）不是人與上帝連絡、（信心先應決定、然後再說上帝、不是先經過上帝才有信心）也像時常人所了解的甚麼、默從——信心是人生意思的知識、人經過這信心、他就不敢壞自己的生活、信心是那生命的能力。

倘若一個人活着、也信些甚麼事。若他不信活着是無有甚麼事、他就不活着了。倘若他未見過又不懂的那個有限的虛幻、他就信那有限的了、倘若是他見那是虛幻、他一定信那無限

的了，所以說，沒有信心就沒有生命的。

有時回想到我心志狀態，一切過去時期我就恐怖起來了。現在的是清楚明白的個了，因為凡人都有生命的必要，或者是不知無限的意思，或者是承認那解釋生命的意思，可以平均那有限和無限。我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解釋，但是當我信那有限不用他，而且我才用那理性的判斷為我的解釋，在理性的光明裏顯然看見以前的一切解釋是無價值的了，當我不信有限的過去，那時候，因為瞬盡力提起我的心機來，到在那根基可以使我曉得了那給生命的意義的一個解釋，但是我沒成功，我和地球上多數人心理一樣，只有一個結論就是。

。雖然沒有別的東西從他出來的，是很驚訝的，對於我的題目得了一個回答。當我因研究實驗科學尋找出一個回答那時候，我做了甚麼呢？我要曉得我為甚麼活着，結果我研究了一切是身外的東西。這樣的清清楚楚，可我以研究好多事體，但那都是我不用

的東西。

研究哲學的時候，我尋找一個回答，那時我作了甚麼呢？我研究那些個思想和我的地位是

一樣的，他們沒有回答這生命是什麼問題、底、分照用這方法不能研究甚麼東西，但剩下我所知道底就是甚麼東西都不能夠知道底。

我是甚麼？就是無限全體底一部分、那全題目、用那幾個字就申明了。

有些人單是現在才能自己申明這問題麼？在我自己以前底人沒有一個能問這簡單問題麼？那問題就是一個聰明孩子的心也一定有的、自從人在地球上、這問題一定申明的、一個確實的、也確乎明白這問題的決斷、是等於不滿意的了、或者這有限與有限的比較、無限與無限比較、或者這結論是在有限及無限的路中、尋找並顯明出來。

一切有限和無限平等的觀念、我們經過那平等的觀念收納了生命的上帝自由的和善行那意思、那時候我們使他們歸於邏輯的解分、我們就不負那理性的判斷了。

倘若他不是如此可怕的、對於自大自恃的思想一定是可笑的、我們好像小孩抽開、表我們解去那發條、把他做一個玩物、然後驚訝他們時間不準了。

在有限和無限的中間、那矛盾的決斷力、和對於生命、就是將來能使我們生活不缺乏的

問題、給這樣一個回答、是我們所要求的、並寶貴的。這單獨的回答、無論何處何時在各民族中、必定發見一個出來、從那人類生命起源的時代傳下的那一個回答、是失掉了一個回答、這樣的困難、所以我們自己永不得達到、就是這個回答。在我們的疎忽不注意中間、我們忘了、把各人面前的問題、再舉起來、但是那問題、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他的。

一個無始無終上帝的、神靈的、以及人事、和上帝關連中間那個道理的、及精神的、真一的、概念、和入道善惡的概念、這些個概念、就是經過人類那無限心智勞働作出來的、沒有這樣勞働概念、就沒有生命、沒有那概念、我自己就沒有存在、我敢拒絕全人類的勞働、並且我自己還敢冒險做出那題目來。

我多少時沒這樣的想。但是那些思想的原始我自己已經有了、我自己明白了(一)那地位被叔本華所羅門和我自己用我們的一切智慧佔領去了、却是一個愚蠢的、我們明白生命是惡的、尚且我們還活著、這個清清楚楚是愚蠢的、倘若生命是愚蠢、我很留心這個理由、生命便應當滅絕了、那麼沒有一個不承認的。(二)我明白我們一切論題、在一個迷惑圈中動

轉好像一個有齒輪似的，那輪齒再不掛進別的輪齒了，我們的理由無論怎樣多，怎樣好，我們得不着我們問題的回答，他常常的是。〇〇。因此我們的方法是錯的。(三)我就明白被信心給的那些回答，必定是從人類智慧深源出來的，所以我沒正當理由棄絕他們，且他們能解明了那生命的問題。

第十章

我明白了我陳述的一切東西了，但我的心還沒有放輕一點。我現在預備着要承認那信心，他不是要求我直接否認理性，因為那怕是作偽。我研究那佛學家和回教的書籍，也時時研究了基督教的書籍，在他的書中和圍繞我的教授傳記中的都研究過了。

我自然先轉我的心意，到我自己的直接範圍中，那些信徒裏邊，有學問人裏邊，守正教神學家裏邊，在僧侶中的老者裏邊，新式教理的先生裏邊，那所謂新基督教徒的，就是傳那在裏主裏邊，經過信心得救道理的。我守住了這些個信者，我從他們要求他們所信的一切事並

且爲他們所給生命的意恩。

假使我常能夠讓步、我躲避了一切的爭論、我還不能承認這些人的信心、我看見他們所稱他們的一切信心、不能解明那曖昧生命的意思、所以他們公認、不因回答關於吸收我到那信心的問題、但因爲我所不知的別個目的。

我時時同被靈感動的那些人連合、以至於我有了這希望以後、我覺着失望的情又轉迴過來了、那時我怎麼樣恐怖、還記得哩。

他們越詳細的放他們許多道理在我面前、我越清清楚楚的、理會他們好多錯誤來、並且在他們信心中、尋找生命意思的解釋、那一切的希望、越都沒有了。

我不是因爲他們常常把我所貴重的基督真理、和那無用的和無理性的道義攙雜的事、和他們疎遠、乃因他們的生命和我一樣、但他們不按所持的道義去生活、所以有了差別的事實、我覺着他們自欺、並且他們和我一樣、覺的生命的本意是從手到口的生活、他各人取他自己的手握住的那一分兒、我看見了這個、因爲他們所想的生命觀念、除去害怕艱難痛苦、

和死亡，他們就不害怕，但我自己階級的這些信徒，他們像我自己一樣安享那富厚的生活，努力去增進，去保存他，並且他們是怕艱難、痛苦和死亡，還有像我自己的，別個一切不真體信仰人，滿足他們肉體的私慾，和那些異教徒過一樣的罪惡生活，再也沒有壞過他們的了。有些議論屬於這些人真正信心的，不能使我相信，那些動作證明出他們的生命概念，在毀壞那窮乏疾病和死亡的懼怕，在我自己也這樣頑強，所以能使我相信，在他們中間我不能見這些動作，在屬於我自己階級的那些異教徒裏邊，我實在看見了這樣好的動作，但在那自謂信徒中間，永沒有看見過。

於是我明白這些人的信心，不是我所尋找的那信心了，那些全不是信心，但是一個厭世安心的東西。我明白了這信心，倘不能真安慰，至少能安慰那將臨終的，所羅門的懺悔心，但是他不能供給多數的人類，就是那些生到世上來受別的勞動的者安慰，惟獨自己創造生命的一般人，論及人類的生活，人類接續的生活，是自覺着有生命的意思，這千萬人定有別一個和一個真信心概念，那麼我和所羅門叔本華不自殺，使我信那信心的存在是不能的，就

是早已生活着那那般人，現在他們還有活着的，使所羅門和我們自己同着他們都實行鼓舞他們的生命，也是不能的。我在貧窮人、質樸人、無知覺人、天路客、僧侶、門徒、和農人中間，接近好些信徒，有些平民的道理，好像我自己階級中那偽信徒，就是基督教徒的道理，此處也有好多的迷信，已經和基督教的真理攙雜了，但有分別，因此我自己階級相信者的迷信，於他們已經無用了，且除了貪食一派愚狂的事務以外，永沒有感動他們的生活，然而信仰勞動階級的迷信，是同他們的生活很混合，所以不迷信，就難以使他們明白，因為是他們生活一切需用的狀態，我自己階級裏信徒的全生命，平常是和信心矛盾的，那百姓中信徒的全生命，是他們的信心，所給他們生命意思的一個證據。

我研究人的生命和道義，我越研究他們相信，他們中間有真信心了，他們的信心是他們必需用的一件東西，特給他們生命一個意思，及生活的可能。在我自己範圍中我所看見了一切是正相反的，就是不用信心可能，在一千人裏邊沒有一個人自己承認他是一位信徒，在一萬平民中間沒有一位非信徒，這裏有正相反的實事就在我自己範圍中看見了，那一生

都在安逸快樂和不知足的裏邊過的。在一般人民中間，我看見了那一生都在勞動和安然知足裏邊過的。又有正相反的事，就是在我自己範圍中人，看見了這些人反對，並憤怒，他們命數中的艱難和困苦，——在人民一方面，却不躊躇，不反對，並須受些災病和憂愁，安靜的確信是最好的。說到理論的矛盾中，越不研究，我們越不明白生命的意思，並且我們在艱難死亡中只是一種不好的快樂惡作劇，遭百姓中間見些人活着受苦，一直到臨死，總在篤信和常樂裏邊。說到行爲的矛盾中，毫無害怕和失望，平平安安去死的，在我們階級中是個稀少的概念，以死爲平安，不爲反常爲憂愁，在一切平民中間也是稀少的概念，除了我們和所羅門作獨善生命的一切人，其餘的人，都在總結和種類中，更留心經驗那最高的幸福，更環望四周，我研究人類多數的和片時的生命，並且我看了那個不是兩個，也不是十個、百個，簡直的是千千和萬萬的人，都像明白那生命的意思，所以他們都能生活和死亡，這一切人或從態度心力教育和地位上可以分別開，都一齊反我對的愚昧，他們是對於生活和死亡的意見都很熟悉的，他們又靜靜的勞動，忍受艱難困苦，並且生死在這些事體中間，他們看見不

是虛空、但是一件好事。

我慢慢的接近這些人、我們研究他們的生命、我對於活人和死人的生命、我研究他、並注意留心打聽他、我越喜歡他們、我越覺這樣活着、是容易的。我如此過活了二年、於是乎來了一個改變、那改變在自己已經預備好久了、那微時我常常彷彿覺得我自己範圍的富人、和有學問的人的生命、不但成了反抗的、並且失了一切的意思了、我們一切動作、理論科學藝術、都呈露出一個新光在我面前了、我明白那是一切孩子的玩藝、在裏面尋找意思、是無用的、工人階級和全體人類的生涯、是些創造生命的生活、在我面前、顯露出真意味來、我明白那才是生命的本體、給這生命的意思、才是個真東西、並且我承認他了、

第十一章

當我記着這些道義怎樣的抗拒、和這些道義被一生反對他的人、宣布出來的時候、是怎樣的無智識、當我又看見有些人、按着道義生活着的時候、似乎是全有理性的、怎樣感動了我、那時節我明白我從前所以爲排斥他們、並想他們是沒有意思、現在我所以要取他們、並想

他們最有理性了。我明白我是錯，及我怎樣錯的。我錯的不是經過些不正的思想，是經過不良的生活，耽誤得那真理從我隱去，不是因為我在理論中有錯處，是因為我被一個貪欲念頭的生命，屈服在肉慾的滿足上快樂。我明白我的生命是甚麼的問題，並且回答說，是罪惡。那是按着事實講的，這錯誤但在我自己普通生活上，應用那一個回答，我已離開我自己。生命是什麼？那回答說，是一罪惡和一件沒有意思的東西，確乎是不錯，我的生命不過是一個情慾的放縱，他是一件沒有意思的東西，是一個罪惡，所以說這一偈回答關係我自己生命的，不關係普通人類生命的。以後我在福音書上，找出我明白的那真理來了，凡人要黑暗勝於愛光明，因為他們的行為是惡的，因為世人不義，不愛光倒愛黑暗，凡作惡的人必懷仇，並不近光，恐怕他們的行為受責備，我明白了那個道理，因為要懂得生命的意恩，第一件必要的事，就是那生命在理性的光耀裏發見好些東西，勝過那罪惡和沒意思的，我明白了我為何不常常的近他，這顯明的真理，因為沒有了解的理論，倘若我們審議人類生命的意恩，那麼我們必定把那生命看作一體，不僅是附屬他的寄生物。

真理常是真理，如 2 X 2 = 4，但是我沒承認他，因為在承認 2 X 2 = 4 以外，我已承認那生命是一個罪惡的。對於我是良好的感覺，越是重大，我越是束縛。我信 2 X 2 = 4 我愛善良，我恨自己，並且我承認真理，現在我都清楚了，倘若那執行的，在用施刑和殺戮中，過他們的生活，或者一個堅強的醉漢，他自關那生命是甚麼的問題，他只能得個瘋漢所給的、因為他自己關閉在一黑暗屋裏，若他覺着他必是滅亡，那回答就是——生命是一個非常的險惡。

這回答或是一個真理，但也是一個人給他的，那麼，我也是這樣一個瘋漢麼？我到底明白我們都是的，無論如何，我總是的。請看那鳥兒他們生活僅會飛，採他們的食物，建他們的巢，當我看見他們作這些事的時候，他們的幸福使我快樂，那山羊野兔和豺狼，僅是吃食和繁殖，和養他們的小兒，當我看見他們做這些事的時候，我是很信他們是幸福的，而且他們的生命是有理性的，那麼人做甚麼？他也像禽獸一樣的謀生活，所差的，僅是倘若他是單獨的去謀生活，他必定滅亡，他必定勞動，不是為他自己，但為衆人當，他如此做的。

時候，我是很確信他有幸福，並且他的生命是一個有理性的。

我前三十年的工夫，從那知覺的生命中，做了些甚麼？我怕沒有幫助過別人的生命，並且也沒有替我自己做些甚麼。我過活了個寄生蟲的生命，並且我完全不知我所以生活的道理，也就滿足。倘若人的生命意思，是在他應該創造他自己的生命，那麼，我三十年努力毀壞我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我怎樣對於我的生命問題，除了說生命是罪惡的，是沒有意思的，還盼望得別的回答呢？生命是罪惡的，並且是沒有意思的。

世界的生命，是經過些人的願望進行的，這些人成就我自己的生命，和他自己不可測了的。管理宇宙的生命，要希望明白那願望是什麼意思，首先我們應當成就他，我們應當做我們所要求的東西。倘若我不能夠做我所要求的東西，我永不曉得那是什麼，更不曉得我們一切人和全宇宙所要求的是甚麼。

倘若一個乞丐，從十字路上，被帶到一處大華美的寬場中間，有穿的，有吃的，做一個起落把柄的事體，他一定先查看他爲何被帶進來，他爲何定要動那把柄，這建築的布置，或是有條

理、或是無條理、一定先作他被指定的事體、這是顯而易見的。

倘若他如此的作了、他看出那把柄是抽水筒的、這抽水筒引上水來、到許多的溝渠爲灌那地。後來教他離了井邊、又作別的工、他將能摘取菓子、討他主人的快樂、倘他經過許多的重要的勞動、他明白了那全部的布置、是好而又好了、他在那裏占了一份、也不用偶然停頓、去問他何以在那裏、也不用想責難那地方的主人了。

這些事、是那些隨他們主人願望的人做的。責難的事、不是從簡單無知覺的——就是我們著作野獸的——那些工人出來的。就是我們一般聰明人、在那裏吞併主人的貨物、而且不作他希望我們作的事、但占定了我們自己的範圍、去議論我們爲何動那柄、因爲那事、在我們一面看着好像是蠢笨的、於是當我們完全想出來的時候、我們的結論是甚麼、不錯、主人是蠢笨的、或是沒有我們自己這樣聰明的、我們但覺着沒有事體、和我們相宜的、我們不知如何、定要解脫我們自己的。

第十二章

在基於理性的一切知識中，我確信的錯誤，不能扶助我，離開了懶惰理性的引誘物，得個自由，一個真正知識，僅能從生活得來的，那個確信，可以引領我去懷疑我自己的正當的生命。但我從自己的特別陷阱中脫出來，看我的周圍，察着那真勞動的階級模實生命，纔明白唯有那樣的生命，是一個真的。倘若我要明白生命和他的意思，我一定要生活，不是寄生的命，是個真生命，要承認由那些團體的人，連合生命給的那意思，使那生命屈服了那最終的試驗。

在這些時候我要說我的行為如下。

當那一年，我常常的自問，或者我是用一條繩或一支小手槍，滅絕了那生命，或是不滅絕呢？當那時候，我心裏滿佔我所描寫的那些思想了。我心中被一個痛苦的感覺壓下去了，那感覺除了尋找上帝，不能寫出別的事情。

這尋找上帝，不是我的一個理性的作為，但是一個感覺，注意的這樣說，因為他是反對我所信的，他是從我心中出來的，他是一個懼恐的，或孤疑的，是我和一切隔離的單獨的感覺，並

且是我希望不知可能得何人幫助的感覺。雖然我是很信上帝存在的不可能——就是康德指明我的，並且我十分握住了他的理論，因這理論不允許那證驗——我仍然尋找出一位上帝來，仍然盼望這樣去做。我自已在以先的習慣勢力中，用祈禱陳述的那一位上帝。雖然我尋找他，尚且未見他。

此時在我腦中，越過了康德和叔本華的議論，因為他們指明神存在的不可能，當時我就攻擊起他們的理性來了。我目已說，那原由不和那思想、空間、時間是一樣的情態。倘若我是在，就有我存在的一原由，就是原由的一原由。一切物的原由，就是所謂上帝。我守定這個觀念，我用盡力量，要達到這本原實現的一個覺悟。

我不久覺着超過我的一個權力，我便覺着有一個生活的可能。那時我自問，原由是甚麼，權力是甚麼，我和所謂上帝有甚麼關係，僅有一個舊套的回答，到了我心裏來。「他是一個創造萬物的主。」這回答，不能使我滿足。我覺着那生命的支柱要壞了。我落在大害怕中，並又祈禱尋找他，他可以幫助我罷，但是我越祈禱，越曉得我沒有被聽見，因此就沒有了一個人祈

禱他了。在我心中幾乎絕望，說沒有上帝，我喊叫說：「主憐恤我，拯救我，主阿，我的上帝，教訓我。」但沒有一個憐恤我的。我覺着那生命仍然住立於我自己了。

雖然，我的確信屢屢的自反說，若沒有動機和意思，我不能出世——我覺的不能像那個雛鳥，從一個窠巢滴下來，却怎麼我哭啼下來，那落下來的小鳥，翻背在草上哭啼呢，因為我明白我母親生我，照顧我，養育我，並且又愛我。那母親在那裏，倘若我是被拋出來的，那麼誰拋我呢？我除非見了那愛我的某人，他帶我到一個生活地方，某人是誰，仍然回答說：「是上帝。」他曉得，且看見我的推究，我的失望，和我的努力。我自己說：「他在。」我只承認他，立刻覺着那生命，復起於我了。又覺着生活存在的可能，和快樂。我又從上帝存在的確信經過。我們與上帝連絡的思想，在我面前。我有那三位一體的上帝，就是我的造物主，他差遣他的兒子，就是贖罪主。我又覺着有一個東西，超離我和世界的。這上帝從我面前，好像冰那樣的溶化了。又沒有東西能覺的了。那生命的本原乾涸了。我又落到滅亡中一回。並且我覺着我沒事做了，僅可以自殺。那時候一切都大壞了，並且我也覺着我永不做甚麼了。

我經過這確信和目的的改變，不止一次二次，並且是數百次的。就是當下快樂和鼓舞，當下因為那生命不可能的知識，又失望了。

在春天的時候，一日我記著，我是聽見了一個樹林子的聲音，並且我就只想一件事體。那件事體，我想了二年的工夫，——就是我又尋找上帝的事體。

我自己說：「最是的，沒有上帝，沒有真正超越，我自己的想像的，沒有像我的生命實在的。」——就是沒有這些。沒有甚麼東西，沒有奇跡能證明出存在來，因為奇跡只存在我自己的靈性想像中。

於是我自己問：「我所尋找的那上帝的概念，是從何處來的呢？」那生命，又快活的從我的血管發出來了。我的四圍好像復活了，有一個新意思。雖然我的快樂不長久，關於理性，尚接永續他的工作。『上帝的概念不是上帝，那概念是在我自己心裏進行的事。上帝的概念是一個觀念，在我心中喚起他來的，並且我不能選擇他。他不是我所尋找的東西——就是沒他，生命不能存在的東西。』那時我四圍及我自己一切的東西，又好像是死了，並且我又想自

殺了。

在這時候以後，我就又描寫我自己那前進的方法。數百次反覆使人失意（寒心的）又復活。我記着當我信有一位上帝的時候，我所以活着。以先的是如此的，現在也是如此的。我但知道上帝，我就活着。倘若我要忘了他，不信他，我就死了。失意和復活是甚麼？當我失掉上帝存在的信心的時候，我就不能活了。倘若我沒有尋找上帝的一線希望，我早已就自殺了。我尋着尋找他的時候，我才實在的是活。那麼，我再尋找甚麼，有一聲音好像在我心中：『這是他，沒有他就沒有生命。知道上帝和生命是一件事，上帝就是生命。』

生活在尋找上帝，離了上帝沒有生命。生命更健壯，勝於從前圍繞身心所發生的。於是這光耀再永不離我了。

我從自殺中得救了。在我心中幾時和怎樣的變化，我不能說。當不完全的生命，漸漸的毀壞於我，一直到我覺的生活的，不可能。那生命依然存立，那時我要自殺。這樣的漸衰和不完全，使我覺着生命的長進力量，又到我身上來了。

這是很希奇的，因為那生命長進的感覺，不是新知覺，並且他是很舊的，因為我生命的前半部，是被那個引導的，我轉回來，恰如過去時候，就是幼稚和我青年時候，我返回說信心在生命中，那意思能使我生存，而且要求我許多事，我返來信仰那生命的單純目的，就是改良。就是按着意旨生活着。我返回來理想那從中尋出的意旨。那表示就是在那過去的曖昧時代，人類的大（聯合）適應了他的指導了。換一句話講，我又返回來，信仰上帝和完全道德，及對於生命的意思，所給的傳說了。只有一點不同，就是從前我是不知不覺的，承認了他的，現在我是知道沒有他，就不能生活的。

有時候我心意的狀態，可以譬喻如下，那狀態我像我忽然覺的自己坐在一隻小艇中，從我未知的岸頭，劃出去了。並指出對岸的方向來。又給了我幾隻槳，我一個人就離岸了。我盡力的去搖槳，直往前搖，越遠遠的向水中央去，那給我帶路的潮流，就越利害起來了。我又遇見了別的航海者，他也像我一樣，被潮流帶去，有些孤單的水手，辛苦去搖船，也有些拋却了他們槳的，好些小艇和大船擠滿了人。有些競爭着敵抗那水流，有些滑溜在水上的，搖擺越遠。

越看見那長綫飄流而下。我忘記自己所指出我的路榻了。我是在潮流當中，被小艇大船圍困了，並且隨他們便的運去，我完全忘記出發的方向了。便拋去了槳。從各方向有那歡樂的鼓舞的航海者，當他們搖槳撐帆順流而下的時節，我見聽有二個喊聲，彷彿說，不會有別的方向。我信了他們，並且任意同他們去。我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我就聽見了一個急聲咆哮，好像說，我要死了。我已經看見許多的小艇，同他們一齊沉沒了。那時，我才醒悟了，然後我清清楚楚認識先將所遇的事體了。在我面前除過滅亡，不見別的東西，急急的要聞的，那麼，我應當做甚麼，頭回一看，但見無數小艇努力抵抗惡潮，一時也不停的，於是我記得着那岸艇和航路一切的東西，立刻我就逆着那潮流往上搖，又向着那原岸去了。

岸是上帝，航路是傳言，槳是給我的自由旨意，爲到岸上尋找與神連合的，西東於我的活動，又重起來了。我就復活了。

第十二章

我放棄了我自己階級的生命，因爲我才認那生命，不是一個真實的，僅是一個外觀的東西。

所以他的奢侈、阻住那顯然生命的可能、並且因為我當知道的所當有的、不是一個通常寄食的生命、但是一個勞動階級的簡單生命、是適合世界的生命、並且把勞動階級承認的意思、給了生命。我四圍那些勞動人、都是俄羅斯的平民、我轉到這平民的地方、又轉到生命的意思。

這意思、或者顯明出來如下：

我們一切的人、按上帝的旨意、來到了地球上、上帝如此的造人、為的是使我們每一位人能毀壞他的靈魂、或者能救他的靈魂、人生命的問題、是為救他的靈魂。他應當從上帝的活着；從上帝的話活着、他必放棄生命的一切快樂、去勞動、且謙卑、忍耐、且愛衆人。對於人民是信心的全體組織的意義、因為那意思已經屈服了他們。現在又給了他們、或由教會的牧師、或由他們中間存在的傳言。

這意思於我是很清清楚楚了、並且我心中很尊重他了。雖然我在那不分派的教會中活動、常因有許多事、那百姓的信心、因解釋的很不適當、為我所反抗的、成了解不開的結兒了。我

的意思是教會的聖禮，就是禁食及在聖物和聖像前的鞠躬等等。這平民不能分別這些東西，我也不能。雖然有好多事體屬於人的信心，我看著是很奇怪，然我還承認那一切事，我注意教堂、服務、早晚祈禱、禁食預備領聖餐。當做這一切事的時候，第一次覺着我的理性，沒有甚麼反抗。從前我看着好像不能的事，現在連一點反對的，都沒有了。

關於信心問題，我所佔的地位，已經完全和從前的不一樣了。從前我看看生命自己滿有意思、信心是一種無用的瞎話，並且是和生命沒有直接關係的，好些無理的題目。我盡力要找出他們的意思來。我會確信他們沒有甚麼，並就把他們拋在一邊了。現在是恰相反了。我確知我的生命是沒有，並且不能有些別的意思，那些信心的題目，我看看不但顯然不是無用的了。並且超然於爭論以外，那爭論就是依我自己的經驗所特給生命意思的。以先我觀看他們好像一個無價值的、糊塗帳。現在我不曉得那些事了，但曉得他們有一個意思，並且決意尋找他出來。

我如此的推論，信心好像人和他的理性，從那奧妙的起原發出來的。那原由是上帝。人的身

心都在他那裏發端。因為的我身體、從上帝到我豫先經過些連續的階級。然後我的理性和生命的概念才從他發生出來。所以那進步、方法的階梯、不能是假的。一切人信他、那一定是真的了。可以申明的講。但他不能是假、所以我若看他是假、一定是因為我不明白他就是。啊。一次我對我自己說、那信心的真職分、是給死亡所不能毀壞的生命一個意思。那是一個自然的信心。是關於在一切奢侈中死亡正體的問題、要給一個回答。死亡正體、是關於老人和勞苦奴僕的。無思想的小孩的、老年聰明人的、半聰明老婦人的、春情正濃快樂女郎的、以及在一切可分開的地位合教育下邊、一切男女的。就只有一個自然的事體、好像僅有一個回答、在那個永遠反覆的問題上、『就是我為何生活？我的生命是怎麼出來的？』——那回答真正的回答、雖然只有一個、且相等的、但他的方式却有無限的變化、對於他不變的單位、他的真理、和他的底奧、在那個確切的比較中的、他看着好像是希奇異常。說他在他的希圖奮力中、找出正當的語式來。那語式、是屬於各種回答者的教育和社會的狀態。這理論是辨明信心的儀式方面、那些奇態。但是他不足使我覺着我有個正義、在一件像信心的事體中、現

在成了我生命的一種事業，仍占領我所駭疑的生命作為的一部分。我很願意與人民一樣，守著他們所習的那些禮儀，但是我不能夠做那事。因為我覺着，倘若我做那事，便是我自己對於自己撒謊，並且算侮慢神聖了。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新俄羅斯神學家，來做我的扶助。按這些個神學家的釋義，那信心根本的規條是教會正當的東西，依那承認服從的規條，當給一個必需的結果，就是教會所教的一切真理，為這信徒的集合體，用愛情結聯的，因而獲得真理知識，那教會就成我的信心的根基了。我評論那存於上帝的真理，不是隨便一個人所能獲得的，只靠那由愛情結聯的一切人，才能達到。我們為的是得著那真理，我們必定不許各人走自己的路。我們應當彼此相愛，要忍受我們不願意的事體。真理是藏在愛中的，倘若我們不順從教會的命令，我們就敗壞了那愛，而且使我們不夠能知道真理了。

在這時候，我不了解理性中包含的詭辯。那時我不看見那由愛的結聯，可以發展愛到最高的程度。但永不能給從上帝來的那真理，像尼司尼克立的談話中所述的，就是說，永不能作些特別的條規去束綁一切信者。那時，我不能看見這理性的錯誤，並且感佩他，我能夠承認

且習練一切東正教會的儀式。但他們的頂小部分，還是不懂。我勉強放過一切的理性，一切矛盾，盡力的對於那教會所有困難的教義，求一個理性的解釋。

當我這樣成全教員法律的時候，就使我的理性屈從了那同羣多數人的口傳。我自己連合我的祖宗，我的最愛，的父親、母親和祖父母。他們和在他們以先活著的一切人是信仰的，是使我成人的。我結合了我所愛的那萬民。更且在這些人中有不好的事，因為我所說不好的事，是放侈和肉體的私慾。當我早起服神職的時候，我曉得我做好，只因為接連我祖宗和同代人的緣故。我馴服我的驕傲性，並且為尋找生命的意思，犧牲了身體的安樂。一樣的去預備那早餐，日日讀祈禱文。稽首至地，並遵守所有的齋日，雖然犧牲是無意思，尚且他們還成了一個好因。我預備食聖餐，禁食，並且注意在家和在會堂規定的祈禱時間。當我聽的到了教會服役的時候，我想每一句話，無論我何時，要給他一個意思。在這一些話裏頭我看著最重要的如下：『讓我們彼此聯合的相愛』其餘的是甚麼——信聖父、聖子、聖神，使人懺悔。——我都跳過了，因為我不能夠白明他。

第十四章

到這時候、我漸信生活是必需的、所以我自己不知不覺的隱蘊了、一般所承認的那些道義中的矛盾和曖昧。

這教會儀式的釋義、尙且有他的限制。雖是瞻禮的要點、給我已清楚的了、雖是我對於下邊說明、給了一種意思、譬如『紀念我們皇后、聖母、和一切聖人、讓我們自己互相供奉、並使我們的一生供奉基督上帝。』雖是我能將爲皇帝和他家族重復祈禱、按事實說、他們比較別人更是公然受引誘的、所以他們更是要祈禱的、並並祈禱爲勝過我們的仇敵、而抗敵者的意思、就是勝過罪惡的本原。還有天使的聖詩——預備的麵包、酒、和崇拜的童貞女——總之、這些事就占服役全體的三分之二。有的完全是沒有解釋的、給我留下了。有的使我覺着我僅利用他們是虛偽能利用的。一邊那謊語、破壞了我和上帝的連合、且完全失掉了信仰的可能。

我對於教會緊要節期的祭典、有這一樣的感覺、我能夠明白第七日是上帝交通的祝禱日。

雖然這大節期是復活的紀念，實在說起來，我不能想像，也不能明白的。在每一個禮拜日，給一個名字叫瞻禮日。在禮拜日又給聖餐的典禮，那些奧妙，我全然不懂。另外有十二瞻禮日，有特別耶穌聖誕日，都是一切神迹的紀念。我也不去依次地想他，也不反對他，說是耶穌升天日、聖神降臨日（五旬節日）、救主降臨日（正月初六）、童女代求日等等。在這些瞻禮日，我覺着所給的那最大的要事，就是我所信最大的，或者我牢守著最能安靜我的講義，或者我閉了眼，好像不看見那些不安靜的事情。

無論何時，我參與些最平常的事情，且是一般所想的，最重要的，那些聖禮，譬如那受洗禮和聖餐，總起這樣極強的感覺。於是我做些不艱難的事情，但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這樣行為我看著的是謊謬。我走到四面無路的牛角裏——就是謊言或廢物。

過了好些年，那第一次我領聖餐的時候，所經驗過的痛苦感覺，永遠也忘不了。服、懺悔、祈禱，這一切的事都被我明白了。又引出來個快活的確信，因為生命意思已發露於我了。我自己解釋聖餐禮，當做在基督紀念中所做的一件事。又當作洗除了罪過的表示，和基督教理

的完全承認。倘若這解釋的是詐僞的，至少我也沒理會他。我自己很快活的，是在祭司——是個朴質的和溫厚的老人——面前用一片安靜心自謙的如此懺悔我的罪、露出我的靈魂中一切過去的憤惱、又很快活的。是同教會組成祈禱的慈悲長老們、精神的人連、合又很快活是同所有的已經信的和方才信的人、合為一體。因此我不能夠覺着我的解釋是詐僞的。當我近祭司台的時候、那祭司叫我重說、那「我信我所要吞的東西、是實體、和血」我覺着我心中很是苦痛的。因為那不是不思想的話、那是永不曉得信心是甚麼的那些人的強要求。現在我自己承認說、是一個強要求。但、那時我沒這樣想。但他是個嚴重的痛苦。我再不想像那青年的時候、做過的那一切生命中的潔淨了。我是向着信心走、因為在信心以外、除了毀壞、我沒找出甚麼東西來。所以我不能拋棄信心在一邊、而且我信從了在我心中找出來一個助我做這謙卑和慈悲的感情、我又自謙了一回、我就吞下那血和身體去。在信願中、沒有些譏刺的思想。但是這已經起了感動、並曉得他時有著我的東西。因此、我永不能夠再去了。

我仍然接續遵守教會儀式的規矩，我仍然信我所隨的道義，都是真的。以後我偶遇見一件事，現在還十分的清楚，但那時，看着是很奇怪的。

我從前見了一位不識字的農人，談論參觀聖地。他論的上帝、信心、生命和得救的事，以及彷彿發露於我的甚麼信心的一種知識。

我去到衆人民中間，我自己和他們的生命及信心的觀念，化成一片，那真理於我，也就一清二楚了。當我讀殉義烈傳的時候，也是相同的，他們成了我愛讀的書籍。有些特別的神迹，看着這些，如同小說所寫出的有力思想，讀這些書，並啓示我的生命意思。於是我找出來了大馬加立傳、二王子達沙夫傳（佛的典故）、聖克力梭斯的故事、游行井中的小說——僧人尋黃金的小說——彼得和巴布利堪的傳說這些烈士的歷史，他們的故事，都是相同的。那生命不死同歸於盡的（精神不死的意思）在這裏，我們有些不識子愚人的故事，他們不曉得教會道理是甚麼。及我和那有學問的信徒交往，或斟酌他們的書籍，那些個懷疑的事，不安的事，以及辯駁的苦事，就都到我身上來了。我覺着我越研究他們的議論，我越離開了真

理游行不定，我越走近那絕處了。

第十五章

我對於那不能讀或寫缺欠學問的農夫，怎樣能不時常羨慕呢？（就是很羨慕的意思）那信心的道義，於我是無味的，對於他（農夫）沒有包含那虛偽的東西。他能承認他們，並且他能信像我所信的那一樣的真理。一面有一件不快的事，我很清楚的就是真理和用不同的頂好繩索、接連着的虛偽。在這樣方式中，我不能承受他。（真理）

在這景況中，我生活了了三年的工夫，最好初像一位新改心者，一點一點的，近於那真理，被那天性領導着，搜摸我的道路，到光明處，我觀看着這些個障害，沒甚可怕了。當我不明白這些事情的時候，我說我是錯了，我不是不好的。但是我和我所研究的真理精神，越濡染了，我越確實看見他們是生命的本體，這些障礙就越成了大可怕的東西了。我所不能明越的界綫，越清楚的解明了，並且我自己能從這裏經過我自己達到的地方，尋出一個解釋來。

雖然我有一切的疑惑和苦難，我仍然還保存那東正教會，但是實際的問題，起來追求那虛

接的決斷、而且那教會的決斷、反對我所依生活的信心中、桐根本的原理、到底強迫我、放棄一切的聖餐禮了。

第一這些問題、是關係東正教、與他教羅馬教、和所謂門徒的教。那時候在這大信心的問題中、所得的興味、是領我和信條差異的博士相識爲友——就是羅馬教信徒、新教信徒、古教信徒、國教信徒、非國教信徒、和其餘他教信徒、王這些人中間、我找出許多純粹信仰者和順從最高道德的人。我願和這些人作一個兄弟、從此又有甚麼事情出來呢？那些好像應許我連合一切人於信愛中的、以他們最好代理的人裏邊的道義、但表示一種教人說謊的才能。僅歸結了這個、就是所給他們話着的力量、不過是那魔鬼的引誘。他們獨有的信仰、不過是那知曉真理的可能。

我看見了、東正教會的教友、都思想他們不承認、他們自己和邪教同一信仰、因爲羅馬教和他教門、確計我們東正教是邪教。我看見了一切人、思想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仇敵、不採用同一外表的信條、和同一信心的公式。東正教是做這個的、他却盡力的隱瞞、而且這是一定的。

第一、因為確定你活在虛謊中、我是在真理中、一個人要對別人的這樣講、那是最難的事情。當二、一個人他愛他弟兄和親戚、他就不能不和那些願變化他們成別樣信心的人、有仇敵的感情、當一些人越明白他們所採取的特別道義、那敵意就更外增加了。所以我信的那信心、就是在這愛情中、一致找出來的。我不願強去看那信心的道義、敗壞他們所生出的事情。這羈絆是很明白的、有一些人好像以們自己在鄉村中、一樣的生活、各有各有不同的信心。證明、因為卑賤和自恃、羅馬教徒、就絕對排斥耶穌新教、和從正教、反過來、從正教、又排斥耶穌新教、和羅馬教、而耶穌新教又排斥他兩家。一面有同樣的仇敵關係、又起於老信徒、及再興宗教者。耶穌教徒之一派、和一切別有教條者中間、又擾亂起我們來了。

我們自己說：『否、那不能像這樣的單簡、當兩個命題分明互相矛盾時、在這實際上無論那一面、信心也不能安置的、這些事一些人尙沒有看見。這一定有些原由、這個一定有些解釋。』我自己想著有就尋找他。我讀每一件東西、我能夠捉住要點、並且盡力的斟酌、但得着一個解釋、就是那輕騎兵、首先他想他的一營兵、在世界占第一位置、一面他的朋友、槍騎兵、也

說他那一樣的話。凡宗教的牧師、他們中間的最喜者、都告訴我、他們的信條、就是他們獨是對的、別人是錯的、並且他們能夠為那些做錯的人祈禱。我去到那法主處、大僧正處、方丈處、和尙處、去問他們、但是沒有一個少少盡力給我講明這羈絆、除了一個人、他的解釋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再不教這些問題、到別人身上。

我說因為凡是顛復信仰的不信者、『在這信仰範疇中、我要放在青年的全體要緊的問題、就是真理為甚麼在東正教會裏發現、却不發現在路德教會裏、也不在羅馬教會裏？』他是在古典學校裏受教的、並且他不能不曉得那農人所不知的是什麼。那耶穌新教和羅馬教一樣、確認他們自己的信心是獨一無二的真理、歷史家證明、被各部分纏到他們自己目的中、是不足的。

像我們已經說過的、一個高等知識、要從這些各種隱昧的東西、就是那些篤信的人、所看不見的東西、生出來、那是不能的罷。我們不能走遠一點、在路上再遇見一位舊教徒麼？他們認定我們的請聖號的、唱亞利路阿的、圍繞祭台移動的、一切道理、是和他們不同的。我們說、

你們信尼可立的信條。各類的聖禮。我們也信那些個。」讓我們再加兩句話，「保守那個其餘的，隨你們的便去做。」那時，我們用這個連絡他們，因此我們都放那要緊的信心，在那不要緊的上邊。再若我們能對那些羅馬教人說，你們信些要緊的事情，因此關於甚麼辯論三位一體的和教皇巡行典禮，可以隨你們意的做麼？我們不能對一位新教人說一樣的話，同他在真正要事情中，連合麼？我的爭論的伴侶，同我約定了，但又加說，那允許引我抗議那牧師，從他祖先的信心退出來，並且尊重異教徒。一面在教會的著作家的那些人的職分，是保持着那東正教清潔的信心，當作保守我們祖宗的遺傳。

有時，我懂得他一切。我是尋找信心和生命的支柱，以及力量。有時，這些人尋找這最好成全人類，一定應該看見的法子。他們照着平常的所做的，盡他們本分，去處理那些世事。雖然他們對於他們的弟兄錯誤，說些個可憐的話，對於有高權位人，說些祈禱的話，對於世事，說些勢力是有用的，勢力是過去的，現在和將來，永遠要利用的話。倘若兩個宗教，每一個信真理在他們自己裏邊，說別一個的信心是謊的，他們傳他們的道義，有改變他們弟兄到真理的

盼望。倘若假道義被那教會的沒經驗小兒們研究，他們還踐踏着真理的道理，那教會就不能不焚燒那些書，並責罰引誘他小兒們的人。他們的對於信心的熱心，教會說他們是假的，是引誘他的小兒的，能把這些異教徒，怎麼辦呢？除過割他們的頭，或監禁他們，還有別的辦法麼？在亞力山大的時候，一些人在險中被燒了。換一句話講，在那時候的嚴刑，是被使用了。在我們的時候，那嚴刑罰也被使用了。一些人定罪爲單孤監禁，我四圍看過一切，都是靠宗教名字所做的事。我就害怕起來了，差不多全從東正教退出來了。那第二點指出就是論及教會關於生命問題的，以及教會和戰爭及刑法的連合。正在俄國戰爭的時候，俄羅斯人靠着基督愛人的名字，殺了他們的同胞。並不想這是不能的事。看不見那殺人長一個罪惡。要反對一切信心，是最要緊原理，大概是不能的。惟獨在教會中大家祈禱我們戰勝。宗教的教師，承認這殺人的行爲，就是信心的效果。不但在戰場實地，是殺人的，都被讚揚了，並且在戰爭所生出的煩惱中殺人的，也是一樣。那教會的掌權者，他的教師，僧侶隱士，稱揚謀殺和那些迷路和無助的青年。我四圍觀見那一切，是自認他們是某基督徒的作出來的的事情，我是害

了怕。

第十六章

我從這時候、息了疑惑、成了確信了、我所連合的那信心中、全沒有真理。以前、我說的、那信心都是偽的、但是現在怕不能這樣講了。

因爲平民中人、有一個真知識、自己不能辯別、尙且他們因爲沒有那個、不能生活。這真知識發露於我了。我已經靠他生活、覺着他的一切勢力、但是在這知識裏的、也有錯誤。我又不能疑惑了。以先都是逼迫我的、現在他自己賜我一個快活的心。雖然我石見了逼迫我的虛偽事情。在平民中間的、較比教會代理的人中間、是很少了。我又石見、在平民信仰中、那些虛偽的、還攙雜些真理。

那麼、真理是從何處來的、虛假是從何處來的。這虛假和真理、都是後所謂教會來的。兩樣都業包含聖傳和聖書裏邊。這樣、我是不是會經過那些書傳的研究和解釋、研究到了害怕的時候、我才轉到神學上、那神學從前是我藐視爲無用的東西、拋棄的了、我曾看那神學僅是

無用的淡薄東西、因為我是被生命的現像圍繞了、而且我想他們清清楚楚的、滿有意思、現在我喜歡拋去一個心中的不爽快的狀況、但是我不能夠。

在這道義的根基上、找出來、或者和他有密切的關係、這生命意思的解釋、我近來是這樣的發見了。雖然看着我、好像缺乏那經驗的聰明、是很希奇的、却是唯一得救的盼望。要明白人的那道義、必定是小心細查考的。雖然結果不是一定科學的知識、我覺得好像是從宗教追究的特性、但是我沒有、並不能夠尋找所得的。

我說不盡力解明一切。我明白那全體的解释、好像萬事的起首、是隱藏在無限中的。我願經過不可避免的的限制地方、就是那難了解的起首。我願意那剩下的不能了解的事、要是這樣的、不因爲追求的心智衝動、是不公正、及不自然的、（凡衝動都是這樣的、但沒有他們、我不能明白甚麼）但因爲我學了我自己心中的限制。我願意這樣了解、就是凡不能講解的命題、是我的理性、顯然不要講解的。並且不是信條的、當然一部分、我決不疑那道義。並包含那虛偽和真理、並且我不得不把他們彼此分開。我就這樣的做起來了、我尋找出那些、真理和

虛傳來，我對於那些得了結果、成就了第二部的著作（我的宗教）倘若想起他是有價值的、並且倘若他能於他人有益將來、不久可以出版的。

上邊是我前三年所寫的。

他日、我又看這部書、我反到著作他的時候、所經過繼續的觀念、和感情、我爲了一個夢。

這夢、我是從我經過的生活和記載那事體、反覆結成的、因此我想這夢的解釋、我已明白了、再使他分外清楚、興起那記憶的事情、合成一個全體、長短在這些頁中、一齊描寫出來了、這夢如下：

我是仰臥在牀裏、我也不覺特別的安好、也不覺的反對、我就想或者他是爲我好好休息的、可是在我腿中、覺着有些東西、使我不舒服的、怕是牀太短、或者作的不好、我不明白、但好些事不對的、我要動動我的腿、在這時候、才想我怎樣、並在甚麼上邊躺着的、就是以前永沒有擾亂我的一件東西、我考查那床、看見我躺在結於床架的四邊一個繩網上、我的腳後根、放在那一條繩上、我的腿、放在別的一條上、這是不舒服的、我稍微覺着那繩能移動的、我用腿

推動那繩子。我看着這樣，似乎是稍平安一點，我推這繩子離得太遠了，我又盡力的用脚抵回他來，但這個動作使別根繩子，從我下邊脫溜了，因此我的腿垂下去了。我又把身子移正。證明那時平安的，但這舉動又使別條繩子脫溜，且在下邊改變了他們的部位，並且我覺着我的位置，通是不好了，我的身體沉下去了，我的腿不着地。還懸着呢。我只告我肩背的上部，支持着自己，現在我不但覺着不舒服，並且害怕了。現在我自問怎麼，以前什麼全不想呢？我自問我是在什麼地方，我躺在什麼上邊。我才四外觀看，第一我往下看，向着我身體往下沉的地方看，並且我覺着即到就要墜落下去的。我又下看，我便不能信我的眼了。

我是在最高的一座塔上，或山上，那一個高地方，那高在我從來推測的力量以外。我就不能清楚，或者在我下面那無底深淵的裏邊，看見了些事體或沒看見。我却在那上面懸着，並覺着要陷到那裏去了。我心脈不跳了，並且我心中滿害怕了。往下觀是太害怕。我覺着倘若我往下看，我必從那末尾繩上脫下去，就死亡。我止住觀看，但不看仍然是不好，那時我想這繩子一斷，立刻我便怎麼樣。我覺着我是在我害怕中。我失了我的餘力了，我的背漸漸的越沉

越低了。一霎時我就落下去了。

忽然間一個我的心中又想起來，他不是真的，是一個夢，我要醒了。我極力想醒，就是不能了，我能做甚麼呢？我問我自己，並且當我放下這問題，我又觀看上面。

上面是伸到別的深淵裏。觀看這裏觀看，盡力的忘那下邊的深淵，並且我就忘了。這無限的深淵，逼迫我，擊嚇我，這無上的高處吸收我，滿足我。我仍然懸在那末尾繩上，那繩還沒從我下邊脫溜過那山崖。我明白我是這樣懸着的，但是我僅往上觀，我就不害怕了。忽然在夢中我聽見一個聲音說：『好好的觀看，就在這裏哩。』我注目這頂遠頂無限的上邊，我覺着他安撫我。我記着我所遇的一切事情——我怎樣的搖動腿。我怎樣覺着懸在空氣中。我怎樣的害怕，我怎樣往上觀看，才離了害怕。我問我自己：『現在我不仍然是懸着麼？』我覺着在我的四肢中，沒看見是靠我的所把握東西支持着。我覺着不再懸着，也不墜落。但有一個監牢的把握。我問我自己，我怎樣的把握。我摩我自己，我四外觀看。我看見在我身體中央的下邊橫着一個阻攔，我上往上觀看，我看出我完全平衡的躺臥着。這阻攔以先就支持我了。

在夢中遇見了。那支持我的機械、我看着完全是自然的、是一件容易明白的東西、不是懷疑的、然雖當我驚醒時候、這機械沒有顯明的意思了。我在睡覺中、我尙且驚嚇我以先沒明白這個。在我床邊立着一條柱子。那柱子的實體、是在懷疑以外、雖然不是甚麼事情立的、從這柱子上、扯出一條繩子、彼此靈巧的、並單簡的固結着。倘若我臥在繩子結子上、並且柱上觀看這裏沒有我墜落的問題了。我一切都清楚了。在我心中我是很喜歡的、很平安的。好像有人對我說、「看你所記着的。」我是醒了。